

王魏嬰雜裾垂髻所目窈徒了切善心與良曰裾衣髻髻

之美人心與心相許也善曰司馬彪子虛賦曰髻燕尾也揄俞流波

雜杜若銑曰揄引也謂目之光若引水之波杜若香草也其衣之

芳也說文蒙清塵被蘭澤銑曰望其氣如蒙覆清塵覽其

膏者也善曰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臺鄭衛之處子服而御銑

子施芳澤雜芷若以滿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也服而御銑

嫵好御進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此亦天下之靡

麗而善本無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而善

而游之善本無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向曰靡美也皓明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零之輿翰曰

也騏驥馬名飛軫輕輿也乘牡莫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

之雕弓濟曰夏服箭名烏號弓名勁堅也雕鏤也善曰廣雅曰

車不得有飛軾鄭玄曰如今窓車也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即今步入

也烏號已見子虛賦又古考史曰拓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拓起

彈烏鳥乃號呼此技為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

乎江潯良曰雲林雲夢澤也蘭澤澤中生蘭也弭節按節徐行也

乎字林曰掩青蘋溯善本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銑曰

也蘋大萍也溯向也恐鳥獸聞故逆風行也陶暢也蕩動也善曰

方言曰奄息也呂氏春秋曰崑崙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蘋似

莎而大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

夏為陽楚詞曰目極千里傷春心王逸曰蕩春心蕩滌也

獸集輕禽向曰狡輕皆捷疾也善曰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

之東並以所止為集也於是極大馬之才困野獸善本之足

窮相御之智巧向曰相謂相馬者御謂御車者善

恐虎曰文子曰無相御之勞而致千里也

豹憎涉之鷲質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翰曰憎鷲也鷲鷹鷄之類

鑣馬銜也言行急故銜鳴也魚跨謂入於水麋角謂投其角而殺之善曰爾雅曰憎恐也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鑣鳴於鑣也魚跨跨度魚也麋角執

履游麋居菟蹈踐麋京鹿汗流沫墜冤

於伏陵窘寄殞反濟曰麋鹿皆獸名履游蹈踐所著者皆汗流沫墜於地冤屈陵侵窘迫也善曰陵猶促也說

文曰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

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之善本無乎乎善曰李奇漢書注曰以五校兵出獵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

而上幾平滿大宅良曰陽氣喜色也眉宇眉額間也侵淫漸進兒幾近也大宅謂面也善曰周書曰

民有五氣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大宅未詳

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

兵車雷運銳曰冥遠也謂燒火四遠而至也雷運取其猛遠

注曰運轉也善曰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也王逸楚辭也音旋也

旌旗偃蹇羽旄肅紛向曰偃蹇高兒羽鳥羽也旄旄牛尾執以指麾者肅

紛持也善本博馳騁角逐慕味爭先翰曰角競味美也微古墨廣博

善本博望之有圻翰曰微墨謂燒田之墨廣博寬大兒圻界也下有觀望之有圻善曰墨燒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

純粹荀全犧獻之公門濟

觀望之有所圻也墨或為麋也說文曰圻地圻圻也魚斤切純粹荀純粹美好不雜也體完曰全色純曰犧公門諸侯之門善曰尚書

父師曰乃犧稱神祇之犧全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牲體完曰全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

毛詩曰獻于公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也善本無也字於是榛仕林深澤

煙雲闇漠兕徐虎並作向曰木叢曰榛闇漠不明兕兕亦猛獸名作起也善曰莫開兕也

說文曰莫毅武孔猛袒但裼先身薄翰曰毅嚴孔甚也袒裼肉袒也身薄

空手執取 善曰左氏傳曰致果為毅毛萇詩傳曰孔甚也毛 白

詩曰禮禘暴虎毛萇曰袒裼肉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

刀皚皚 五 矛戟交錯 濟曰刃兵也皚皚白色矛稍也交錯言多也善曰莊子孔子曰白刃交

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六 收獲掌功賞賜金帛 良曰多

韜書刀銘曰刀刺磴磴牛哀切 掩蘋肆若為牧人席 銑曰掩

掌王記其功而賜金帛 善 蔽肆陳

曰鄭玄周禮注曰掌主也 旨酒嘉

也周禮有牧人職言蔽陳青蘋杜若之草為牧人之席 旨酒嘉

善曰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

肴羞包膾 外炙亦以御賓客 銑曰旨美也嘉善也肴肉羞

也御食之也 善曰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臄又曰包鱉鱓

魚鄭玄曰包火熟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為膾毛詩曰以御賓客也

涌觴 善本 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

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 翰曰涌

於器也並起言多也動心驚耳言非常所聞見者也誠必不悔言不

可倦也決絕以諾重之至也貞信形金石感之深也斁厭也 善曰

言游獵歡宴忠誠為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毛

詩序曰貞信之教興家語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喜而

擊之則樂故志誠感之 通于金石而況人乎哉 此真太子之所嘉 善本 也能彊

起 善本有 游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

大夫之 善本無 累 去 耳然 善本有 有起色矣 濟曰敬於

大夫恐已之 病為人之累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 良曰望十六日日月相望也善曰

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

江 良曰廣陵地名善曰 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

水力之所到則卹 思 然足 善本足 駭矣 銑曰卹然驚也善曰

觀其所駕軼 迭 者所擢拔者所揚汨 于 者

卹然驚 恐兒

所温汾者所滌汙善曰小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答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古沒切温汾轉之兒也爾雅曰澼汙也郭璞曰謂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力形其所由然

也翰曰心略心計也辭給辯士也如此之人亦不可縷形說其由言濤之多端善曰略智也縷辭縷也况兮忽

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古沒切濟曰况忽聊慄驚狂戰懼兒混汨汨相合疾流兒皆言濤之形而類於此善曰老子曰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聊慄恐懼之兒忽兮慌兮倜兮

儻兮浩瀆胡廣瀆兮超善本作慌字曠曠兮翰曰忽慌倜儻幽深倬異廣大含虛而平行兒善曰爾雅曰倜儻卓異也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

虹洞兮倉天極慮乎崖洙良曰言濤之秉意將陵於南山而與東海相望也虹洞相連兒言若與天相連也有極盡思慮者纔思至於山崖海洙而不能入其深矣善曰爾雅曰秉執也虹洞相連兒也莊子曰出於厓洙

毛萇傳曰洙涯也虹胡洞切流攬無窮歸神日母銑曰流攬周流博攬也然後歸至於日出處日者衆陽之母善曰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汨于乘流而下

降兮或不知其所止良曰汨疾也善曰方其流折兮忽繆往乎善本無而不來翰曰紛紜沸兒折曲也繆往猶

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良曰

朱汜南方水涯也思濤之形使人中心虛煩益於疲怠不能離散故至于天明然後存心自持止其所思善曰朱汜蓋地名未詳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

夕至曙也說文曰曙旦明也於是澡早漑善本作曾中灑

練五藏澹徒澹敢手足頽晦濯髮齒銑曰澡灑灑練澹敢頽濯皆盥

滌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灑滌也槩與灑同練猶汰也莊子曰愁其五藏也澹澹猶洗滌也說文曰頽洗面也頽呼潰切

投善本

一千三百卅五

一千三百卅五

一千三百卅五

一千三百卅五

一千三百卅五

一千三百卅五

一千三百卅五

作拵弃恬怠輸寫渙聽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銑曰恬安

也怠慢也渙濁垢穢也皇明也 善曰方言曰揄脫也王逸楚辭注曰渙垢濁也勅顯切楚詞曰心猶豫以狐疑諡法曰明者曰皇也風賦曰發明耳目也

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禹

起蹇亦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向曰偃曲也蹇不能行者 善曰淮南子曰遺

蹇者屢然蹇跛不能行也況直眇小煩懣莫醒醲女病酒之徒哉

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濟曰蒙

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善曰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

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良曰此一也言如疾雷之聲聞於百里 善曰言聲

山出內雲日夜不止銑曰此二能令二水道流上潮二也

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不如山之出雲氣爾 善曰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 妙疾波涌而濤起

其始起也善本也濤起 善曰小雅曰衍散也說文曰漂浮也

字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翰曰淋淋波之聲 善曰說文曰淋山下水也淋或為汧

其少進也浩浩澶澶五如素車白馬聲類曰汧漂也口冷切

帷蓋之張濟曰浩浩澶澶波白而高兒 善曰浩浩治深廣之兒也澶澶高白之兒也帷或為幃音韋幃帳也

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良曰言如雲氣之亂又如

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

白銑曰旁作橫出也勒兵習兵也六駕駕六龍也太白河伯 善曰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

純馳浩蜺前後駱驛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 向曰純專

斗

似專馳大規駱驛不絕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純專 顯顯 愚也浩規即素規也波濤之勢若素規而馳言其長也 恭

印印 昂 据据 居 疆疆 莘莘 所 將將 七將反 翰曰顯

据疆疆相連兒莘莘將將相激兒 善曰顯顯印印波高兒也据据疆疆相隨之兒疆渠章切莘莘多兒也將將高兒也莘或為莘壁

壘重 平 堅雜 杏 善本作 似軍行 且堅雜杏衆盛兒軍行如

軍之行列 善曰太公陰符曰并我勇力重堅 訇 呼 隱 訇 上 濫

壁壘應劭漢書注曰杏合也行戶剛切協韻 訇 呼 隱 訇 上 濫

苦蓋切善 軋 烏 盤 涌 裔 原 不可當 良曰訇隱訇濫皆大

本從石 騰也原其形勢盛不可當 善曰軋塊無 觀其兩傍則滂 普

起兒也盤謂盤礴廣大兒涌裔行兒也 觀其兩傍則滂 普

勇 善本作 之卒 突怒而無畏 銑曰兩傍謂濤之兩邊也滂

起兒似勇卒之無畏 踏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堆 也 善曰律當為肆

都 遇者死當者壞 向曰壁深岸也津濶處也隈疝曲也踰過

林賦曰觸穹石激堆礪郭璞曰沙堆 也 善曰說文曰隈水曲也上

也 追亦准字今為追古字假借之也 初發乎或圍之津涯

芟 該 軫 貞 谷 分 翰曰或圍津名芟隴也軫隱也言如山隴之相

如轉而谷似裂也 一曰涯如草轉也方言曰芟根也 善曰或圍蓋地名也言涯

謂草之根也 一本無芟字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 迴翔青箴

結 銜 枚 檀 栢 翰曰青箴檀栢皆地名迴翔謂旋流也銜枚謂無

銜枚水無聲也周禮曰銜枚氏鄭玄曰 善曰青箴檀栢蓋並地名也迴翔水復流也

止言語蹶謹也枚大如箸橫銜之也 弭節伍子之山通厲

骨母之場 翰曰弭節低志徐行也海畔山有子胥祠故名焉通

曰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詞 善曰弭節已見上文史記

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廬且食鮓山晝游於胥母疑骨母字 之誤

陵赤岸 箕 扶桑 橫奔 似雷 行 良曰陵上也赤岸

日出處其奔勢如雷之行 善曰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謙之南

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

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
簞掃竹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

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徒奔渾渾胡狀如奔馬

說曰誠如奮其武藝也沌渾盛流兒善曰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
如怒毛萇曰震猶威也沌渾渾波相隨之兒也孫子兵法曰渾渾
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越絕書曰王捐子胥於大江口勇士
之執乃有遺鄙發憤馳騰氣若奔馬沌徒本切渾胡本切

混混

本 庀庀徒聲如雷鼓向曰混庀流聲也善曰混混沌沌
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王勾踐曰浩

浩之水聲音 發怒屋底 沓清升踰趾余滯反翰曰發怒
若雷霆也

合也清升澄上兒踰趾遠跳也善曰言初發怒礙止而涌沸少選
之頃清者上升遽相踰趾也說文曰屋礙止也屋竹栗切屋或為底

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底平也埤蒼曰沓釜 侯波奮振合戰
沸出也徒荅切如淳漢書注曰趾超踰也

於藉藉之口濟曰侯波陽侯之波也藉藉地名合戰謂波相關
也善曰楚辭曰陵陽侯之汜濫兮王逸曰陽侯

大波 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良曰言濤之急
也善曰高唐賦曰飛

鳥未及起走 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說曰紛紛翼翼交錯兒又
獸未及發

雅曰紛紛衆也毛萇詩 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
傳曰翼翼壯健兒也

平夷西畔向曰蕩取散上也背迴也覆虧蔽沒也平夷滿溢也
善曰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丘陵為之顛覆

然後平 險險戲戲許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翰曰險戲
夷西畔

皆為之崩壞所衝擊者無不決勝乃罷 漸側汨于潺湲揚披
而長適也善曰合戰決勝而後乃罷

尤 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巔倒偃側沈沈
善本作

浚浚爰蒲伏連延也善本無也字濟曰瀦汨潺湲皆
疾流兒或飛或揚泛灑為暴之極

矣沈沈浚浚皆聲也蒲伏連延魚鼈起伏不絕之兒善曰瀦泌瀦
液相揆也汨密汨水流疾也字書曰瀦浚流兒也沈沈浚浚魚鼈巔

倒之兒也蒲伏即匍 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蒲
匍也連延相續兒

焉洄回閶悽愴焉良曰踣前伏也洄閶深不明也由此故悽
愴焉善曰郭璞爾雅曰踣前覆也薄北

切洄與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既善本無能彊起既字

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銑曰奏進也資用也

略智略也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

翟便娟於詹何之倫向曰六者皆辯士也善曰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身在江海之上心

居魏闕之下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鈎鉞芳餌加以詹何蚺螺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蚺螺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鈎於玄淵七略曰蚺子名淵楚人也然三文雖殊其一人也使之論天

下之精善本微理萬物之是非善曰家語曰上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也孫卿子

曰是是非非謂之智也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善本作孟

萬不失一翰曰孔老孔子老子孟子孟軻也筭謂筭精微之理善曰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籌之音義曰以籌度之

也直流切史記崩通曰以此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

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善

乎下有一聽聖人辯士之言忍乃然汗出霍然病

已濟曰渙明也忍汗出病已止也善曰忍汗

七啓八首并序

曹子建良曰啓開也欲開發天下令歸正道故託言賢人在山林待明君而後出異明君崇

也賢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

因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

命王粲作焉

立微子隱居大荒之庭

銑曰假立幽玄精微之人以為端大荒日月所入之地寄遠以言之

善曰立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

飛遜離俗澄

神定靈

向曰飛遜易卦也取其隱遜之義爾善曰九師道訓曰遜而能飛吉孰大焉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谷巖居

谷飲也輕祿傲

五到貴與物無營

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也

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

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

翰曰永長也雲際言高也萬物之象不可傾動於心言執情定矣

善曰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舞賦曰獨馳思乎杳冥左氏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

於是鏡機

子聞而將往說焉

濟曰鏡機言能鏡照幾微之事亦假立以應之善曰鏡機鏡照機微也駕

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

良曰超然追風言其疾也善曰超野追風言疾也經迥

漠出幽墟入乎泱泱之野遂屆立微子之所居

銑曰迥漠幽墟皆遠方之地泱泱廣大也

其居也左激水右

高岑背洞壑

善本對芳林

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也

冠皮弁被文裘

翰曰皮弁皮冠文裘鹿裘也善曰儀禮曰皮弁服素積鄭玄

曰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文裘文狐之裘也

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巖而嬉

游志飄飄焉

堯馬似若狹六合而隘

州

善曰爾若將

飛而未游

善本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

葛藟

累而登距巖而立

順風而稱曰

善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黃帝順風膝行而進

予聞君子不遜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

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幽通賦曰保身遺名民之表今鄭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禮記注曰名令聞也背世已見上注也今吾

子弃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

人事之紀經良曰耗費廓空也紀經常理也善曰韓子曰精神日耗蒼頡篇曰耗消也史記太史公曰春秋上

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經紀耗呼到切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

鏡曰譏其為物生情獨守異見善曰言像因形生響隨聲發今欲

無聲而造響圖像而無形豈有得哉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

聲影之像形揚雄解難曰譬若畫者放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也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

通也善曰論語子曰未之思矣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

乎向曰嘻歎聲也有是言者重問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嘻悲恨之聲也請與嘻古字通也請音欣基切夫太極

之初渾沌胡徒本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翰曰太極天地

之前也渾沌為一氣也紛錯言相並而生也善曰漢書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言元氣初為一後為天地人也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

以為天混沌無形體宋均曰言元氣之初如此也蓋有形必朽

混沌未分也言氣在易為元在老為道義不殊也

有跡必窮芒芒元氣誰知其終濟曰芒芒廣大見元氣則一氣也言若以一氣

獨運周而復始誰知其終乎善曰列子曰形必終也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名穢我身位

累去我躬善曰莊子曰行名失已非士也又魏文侯曰夫魏真為我累耳竊慕古人之

所志仰莊老善本作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

掉徒尾於塗中良曰古人謂高尚者也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召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曰

楚有神龜三千歲矣王中笥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者寧有死雷骨

而貴乎其生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

將曳尾於塗中矣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毛詩序曰有堯之遺風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

鑄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

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

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

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巧善本之

至妙敷道德之弘嚴願聞之乎

銑曰豔美也窮亦枯也妖好靡妙敷布弘

大也善曰羽獵賦曰游觀侈靡小雅曰演廣也尚書仲虺曰惟王不邇聲色列子熯朋曰妖靡盈庭忠良滿朝也

玄微子

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

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向曰拯救也不遠遐路言不以遐路為遠也滌洗也玉音者敬

也善曰倦世倦於人間之世也小雅曰採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沉溺說文曰出溺為拯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玉

音金

聲

鏡機子曰芳菰

孤精稗

霜蓄露葵

銑曰菰稗草名其實如細

米可以為飯蓄菜名此物與葵宜於霜露之時善曰張揖上林賦注曰彫菰米也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巨炊彫胡之飯說文曰稗禾別也稗與稗古字通薄懈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蓬鄭玄曰遠牛頰蓬與菰音義同也宋玉諷賦曰為臣煮露葵之羹也

玄

熊素膚肥豢

患膿

肌

濟曰素膚熊曰芻養曰豢膿肌謂肥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大豕

曰豢膿肥免也

蟬翼之割割纖析

歷先

微累如疊穀

胡離若

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

良曰皆割切之細薄也穀紗也刃刃也善曰蟬翼言薄也楚

詞曰蟬翼為重也

山鷄

丁斤赤

鷓鴣

珠翠之珍

銑曰山鷄斤鷓鴣皆鳥名珠翠之珍謂

蝾肉及翠鳥肉以為珍好也珠生於瘞善曰鷓鴣已見南都賦莊子曰鷓鴣搏扶搖而上斤鷓鴣笑之曰彼奚適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鷓鴣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斤與尺古字通珠翠珠

柱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珠肉作鮓也

寒

芳蓮

善本

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

向曰舉取也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文鱗魚每夜

從東海飛向西海也鱗則魚也善曰寒今肝肉也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雞木出韓國所為寒與韓同史記曰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與蓮同西海飛鱗即文

鱗也山海經曰泰器之山漢水出焉是多鱓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

海夜飛

雁

江東之潛鼉

徒

鳴鶉

常倫

反 翰曰江東漢南龜鷄之所出也鵝小雁也 糝女以芳酸

善曰說文曰臠肉羹也蒼頡解詁曰髡少汁臠也 甘和既醇濟曰糝雜芳椒醇美也 玄冥適鹹蓐

辱 收調辛良曰孟冬之月其神玄冥其味鹹孟秋之月其神蓐

神玄冥北方水也尚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禮記曰西方其神蓐收西方金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紫蘭丹

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銑曰蘭椒取其香也施張調和必使

有節滋美射越言及遠也 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鄭玄曰主給調和也張衡七辯曰芳以薑椒拂以木蘭上

林賦曰衆香發越郭 璞曰香氣射散也 乃有春清縹匹酒康狄所營應

化則變感氣而成向曰縹帶白色也杜康儀狄古之善作酒者淮南子云物類相應東風至酒汎溢東

方木也味酸入於酒故酢此則變也春秋說題辭云為酒據陰乃動麥陰也黍陽也先漬麴而投黍是陽得於陰而沸而乃成感矣故云

感氣也 善曰毛詩曰為此春酒鄭玄禮記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縹綠色而微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戰國策曰梁

王請為魯君舉觚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

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汎

隘高誘曰東風木風也木味酸入酒故酢而沉者沸蓋非類相感也

春秋說題辭曰黍為酒陽援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為酒宋衷曰麥陰

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 彈徵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

接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 翰曰月令云孟夏之月其音徵其味苦中央土其音宮 於是盛

其味甘故彈此二音而其味隨之而生矣 善曰同翰注 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濟曰翠樽

也觴酒器亦彫飾之酒初開其浮蟻如鼎之沸也酷烈香氣盛 善

曰釋名曰酒有沈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漢書曰田延年謂霍光曰今

羣曰鼎沸上林賦 可以神可以娛腸善曰神人此肴

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

藜藿未暇此食也良曰甘美也藜藿賤菜布衣之所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音辱 銑曰步光越王之劍也其光可照

數步華藻劍上文也繫縛彩色也 善曰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往奏勾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藻文采也說文曰縹

繫采飾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

山之玉 向曰文犀犀角有文章者也又彫飾翠綠二色於上驪龍

善曰國語曰奉文犀之渠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也 陸斷犀

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 廉子刃 翰曰言劍之利也犀象之獸其

皮堅漸濕也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巧冶鑄千將之樸陸剝犀革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劍陸斷牛馬水擊鴻鴈廣雅曰漸漬

也 九旒之冕散曜垂文 濟曰周禮上公之冕九旒 善曰劉梁七舉曰九旒之冕散曜垂文

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諸侯繅九就鄭玄曰就成也每繅九成則九游也應劭漢書官儀曰冕公侯九游者也 華組之

纓從風紛紛 濟曰組纓類纓冠者也紛紛盛貌 善曰禮記曰以為冠纓又 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 良曰結綠懸

黎宋之寶

善曰戰國策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符采照爛流景揚暉 良曰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也 符采照爛流景揚暉 良曰

符光也照爛明盛也景暉皆彩也 善曰劉淵林 黼黻之服紗

穀之裳 銑曰黼黻服之文也穀亦紗類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漢書曰江充衣紗穀單衣

也 金華之鳥 昔動趾遺光繫飾參差微鮮若霜

銑曰鳥履也以金為華而飾之趾足遺餘也參差相雜也微妙鮮明如霜之潔白也 善曰言以金華飾鳥故動足而有飾光也劉欣期

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 緄 珮網繆或彫或錯 干薰以

幽若流芳肆布 向曰緄織帶也網繆交連也服錯謂為文章幽若幽蘭杜若也肆陳也 善曰說文曰緄

織成帶也說文曰熏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若 雍容閑步周

旋馳曜 翰曰雍容美兒閑緩也馳曜生光也 善曰聖主得賢臣

獲命則與 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 翰曰南威君周旋也 西施皆美

婦人 舍曰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
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
一解顏而笑西施已見 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

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濟曰毛褐皮布也

舍曰鄭玄詩箋曰褐毛布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 去 游獵可以娛情 良

蕩散也 舍曰子虛賦曰終日馳騁曾不下與又曰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娛情 僕將為吾子

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 盤 纓 良曰雲龍飛駟以龍馬駕也玉輅以玉飾車繁纓馬飾

舍曰馬有龍稱而雲從能故曰雲龍也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曰玉輅錫樊纓鄭玄曰樊讀如鞞謂令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鞅 垂宛 元 虹之長綏 而 抗招搖之華

繫與鞞古字通 旒 銑曰綏車上所執者也屈曲如虹之狀也抗舉招搖旒名 善曰楚詞曰建旌虹之綵旄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鄭玄曰綏

當為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捷

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 向曰忘歸箭名繁弱弓名 善曰儀禮曰司射摠三挾一个鄭玄曰摠

摠插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 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 忽躡景而輕騫逸奔驥而

超遺風 翰曰躡景言躡步日景也輕疾騫馳逸奔皆過也驥與遺風皆良馬名 善曰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於是礮填谷塞榛 七 藪平

夷緣山置置彌野張罟下無漏 善本 跡上無逸

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 濟曰大叢曰榛澤無水曰藪夷亦平也置罟皆網也彌通漏遺逸過

會合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彌通也廣雅曰屯聚也 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

曜野戈及 音汗 皓肝 良曰獠獵也徒卒也雲布霧散言多也曜照也戈及皆兵器皓肝白色 善

日說文曰獠獵也韓子曰雲布風動羽獵賦曰武騎幸皇封禪書曰雲布霧散南都賦曰曜野映雲 曳文狐掩狡

善曰

兔捎

所交鷓

蕭鷄

霜拂振鷺

銑曰文狐孤有文者狡好也曳掩

皆取也鷓鷄振鷺皆鳥名捎拂擊

也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南海輪以文狐史記

李斯曰牽黃犬逐狡兔方言曰掩覆也鷓鷄振鷺皆鳥之名

當軌

見藉值足遇踐

見藉值足遇踐

京賦曰當足見輾值輪被轆也

善曰西

飛軒電

逝獸隨輪轉

翰曰飛軒輕車也電逝言疾也隨輪言驅迫之

甚善曰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力

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

卦輕翳

騰運也飛鋒箭也輕翳網也善曰西京賦曰鳥不暇舉獸不得發

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

卦輕翳

濟

厲焱

遇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

銑曰搜索皆求覓也草

木叢生曰薄騰上也厲

猛也焱火也言如風火之速機弩也飲羽言沒於箭羽

善曰廣雅

曰草叢生曰薄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焱遠舉兮雲中王逸注

厲焱

遇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

銑曰搜索皆求覓也草

木叢生曰薄騰上也厲

猛也焱火也言如風火之速機弩也飲羽言沒於箭羽

善曰廣雅

曰草叢生曰薄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焱遠舉兮雲中王逸注

云焱去疾兒說文曰焱火華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子虛賦

曰弓不虛發中必決昔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

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

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

交闕

呼之

獸張牙奮鬣

志在觸突猛氣不懼

乃使北

宮東郭之疇

批

積獸如陵飛翮成雲

於是駭

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

交闕

呼之

獸張牙奮鬣

志在觸突猛氣不懼

乃使北

宮東郭之疇

批

積獸如陵飛翮成雲

於是駭

獸張牙奮鬣

志在觸突猛氣不懼

乃使北

宮東郭之疇

批

積獸如陵飛翮成雲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批

積獸如陵飛翮成雲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積獸如陵飛翮成雲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於是駭

鳴鼓收旌弛矢 旃頓網縱網罷善本 獠迴邁濟曰駭

也頓縱徹去也網亦網也獠獵邁行也 善曰周禮曰鼓皆駭鄭玄

曰雷擊鼓曰駭駭古駭字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頓猶捨也說文

日縱駿騾錄 齊驤揚鑿飛沫濟曰駿騾皆良馬驤駕也鑿

沫也 善曰南都賦曰驤綠齊鑿 俯倚金較角 仰撫翠蓋

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鑿飛沫也 濟曰較車橫木以金飾之翠蓋以翠

雍容暇豫娛志方外羽飾之撫循也 善曰東京賦曰戴

翠胃倚金較說文曰較車上曲鈎高唐賦曰蜺為旌翠為蓋國語優

施曰我教汝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閑也豫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方法 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善曰高唐賦

也 亓微子曰余性善本無 樂恬靜未暇此觀也日傳言羽獵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汗 良曰閑大敞高

汗 也雲屋高如雲也皓

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去聲 良曰崇重景大也迎風取

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毛 彤軒紫柱文榱衰

詩曰陟彼景山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也 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廂

井形中有蓮花下垂也葩花也墀塗地也廂房也皆以金玉飾之

善曰劉梁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也金墀猶金祀也西京賦曰

金所玉階玉 温房則冬服絺超 清室則中夏

箱猶玉房 含霜向曰絺絺皆葛也言房温故服之含霜言室凜也 善曰劉

也 華閣緣雲飛陞陵虛俯視善本作 流星仰觀八

隅 翰曰緣雲陵虛言高也飛陞閣道也又謂閣高俯視流星矣八

隅八方也 善曰魯靈光殿賦曰飛陞揭孽緣雲上征魯靈光

也 景類視流星 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翰曰升

神怪變容

善本

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

為之失精

濟曰繁衆也怪異也班輸魯國公輸班巧者也離婁明目者也無所措斧斤失其目精言妙細之甚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也孟子注曰離婁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

麗草交植

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

良曰麗草芳草也植種詭異熙照也照曜天曰

言樹之光明善曰熙光也

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翻陵高鱗甲

隱深

銑曰沼池也飛翻鳥也鱗甲水族也善曰楚辭曰含素水而蒙深

於是逍遙暇豫忽

若忘歸

善曰楚辭曰觀者之澹予忘歸也

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

向曰任子任公子善釣者魏氏善射者機弩也善曰莊子曰任子為大釣巨網五十牯以為餌躡會稽投竿東海日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釣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吳越春秋曰越王欲伐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二侯藥侯翼侯魏侯也

水輕繳

酌

弋

翼

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

龜

翰曰餌釣食也繳弋射也翳雲言高也援引也淵言深也善曰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弋屈原曰蘘九淵

龍

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

濟曰菱蘋皆水草也

擢引也蚌生珠者水蟲也鮫人水居之人也善曰子虛賦曰外發芙蓉菱華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萇詩傳曰蘋大萍楊雄蜀都賦曰蚌含珠而擘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鮫人水底居也

水濱

良曰詩小序云漢廣德廣所及也詩云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不可求思善曰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有游女游女謂漢神也

耀神景於中沚徙

善本

輕縠之織

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

銑曰神景則游女之光也沚小渚也

縠紗類織細也烈香盛也靖安皓素也善曰毛詩曰宛在水中沚子虛賦曰雜織羅也廣雅曰抗舉也

歌曰望雲

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為誰

脩嫵宴 婉絕兮我心愁 良曰仇匹也蘭蕙香草也脩謂脩飾嫵婉美兒言遠望靈山欲與為

匹無由致之佩服香草將謂誰脩飾也美兒只隔絕故使心憂也善

曰楚辭曰君誰須兮雲之際毛詩曰君子好仇枚乘樂府曰美人在

雲端天路隔無期楚辭曰約秋蘭兮為佩王逸注曰脩飾也毛詩

曰燕婉之求毛萇曰燕安也婉順也鄭玄曰本求燕婉之人也此

宮館之妙也子能從 善本此 而居之乎玄微子曰

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善曰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

記曰王聘巖穴事乃得實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

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

流聲紹陽阿之妙曲 翰曰才人才能之人妙妓謂女樂也

曰漢書曰傅昭儀少為才人韋昭曰才伎人也廣雅曰遺離也史記

曰紂使師涓作新淫之聲比里之舞靡靡之樂淮南子曰夫歌采菱

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延靈以和 爾乃御文軒臨彤庭琴瑟交彈 善

本

作左篴 呈 右笙鍾鼓俱振簫管齊鳴 濟曰御憑也

文軒飾檻為

文彩也彤庭以丹漆飾庭也揮動也篴管也振舉也李善曰文畫

飾也軒殿檻也洞庭廣庭也尸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鏡則車不行莊

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窓也廣

雅曰揮動也毛萇詩傳曰竹曰篴廣雅曰振動也毛詩曰簫管備舉

然後姣 古 人乃被文縠之華桂 圭 振輕綺之飄

飄載金搖之熠 以 爍 善本 揚翠羽之雙翹 良曰姣

美也文

穀文紗類華往婦人上服綺羅類飄飄飛揚兒金搖斂也熠爍光色

也又飾以翡翠之羽於上也翹舉也善曰毛詩曰倏人僚兮劉熙

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搖來排日

戶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弟上遺黃金步搖毛萇詩傳曰熠

耀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后入廟先為花勝 揮流芳耀

上為鳳皇以翡翠為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

飛文歷盤鼓煥續紛長袖隨風悲歌入雲 鏡曰揮

奮也耀

照也飛文謂光相照也盤鼓曲名煥明也續紛盛兒袖裾也入雲言

清徹也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張衡舞賦曰般鼓煥以駢

羅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
青餞於郊撫節悲歌響遏行雲也
躡捷若飛踏虛遠蹠

陵躍超驤蜿於蟬時揮霍向曰皆舞兒躡輕也蹠跳也陵躍躡身也驤舉也蜿蟬盤屈也

揮霍奮迅也善曰廣雅曰趨趨行也今為躡古字無定也翻善

廣雅曰蹠履也楚辭曰超驤推阿西京賦曰躡九劍之揮霍翻

作爾鴻翥之濺戢然鳧沒翰曰翻爾輕兒翥奮飛奮迅濺然沉兒善曰爾雅曰翥與也

飛聲激塵依違厲濟曰言迴之疾也景

響良曰激飄也言善歌飛聲飄起梁塵依違乍合乍離也厲盛也

才捷若神形難為象良曰捷輕也若神謂

於是為歡未洩白日西頽樂散善

變飾微步中閨銑曰洩猶盡也變飾改服也微步緩

言曰深歌也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頽玄眉弛兮氏今鈿華落收亂髮兮拂

蘭澤形褻善本服兮揚幽若向曰弛廢也鈿華粉也褻

也言美人歌聲既畢粉黛微落乃復整理鬢髮拂塗蘭膏衣以好服

之外謂好也善本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

攜手同行翰曰睇眄皆視也流光生光彩也吾子謂玄微子行

顧兒毛詩曰惠而踐飛除即閑房濟曰踐履也飛除高階

好我携手同行善曰楚辭曰既含錦兮又宜笑王逸曰睇微

曰除樓陛也華燭爛帷幙張善曰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

行動朱脣發清商濟曰清商歌秋聲也善曰舜賦曰動朱

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濟曰

此聲色之

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子願清虛未暇此游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

軀以成仁善曰張衡應問曰貫高以端辭顯義論語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是以雄俊

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善曰西京賦曰輕死重氣

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

於西秦良曰燕太子謂田光曰丹所言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疑光遂自殺以激軻也公叔書傳所不載或云荆軻字公叔刺秦王不中而死故云畢命善曰史記燕太子丹謂田光曰丹所言者國

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曰諾退見荆軻曰吾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已今太子疑光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軻遂自刎公叔未詳

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懾萬乘華夏稱雄銑曰果毅謂威

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錯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爾善本未足稱妙也

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向曰田文齊公

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翰曰神妙無方也抗舉也

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

虹蜺去聲叶韻 翰曰陵轢干犯也當世謂形要者也生風成蜺言盛也九野謂九州之野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

雲際言高也 善曰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曰應物無

方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楚辭曰放志游乎雲中也 陵轢力

子孟嘗君也魏無忌魏公子信陵君者也皆好仁義之士

門下食客三千餘人 善曰田文孟嘗也無忌信陵也

皆飛仁

勇也其倫黨相應如風虎之相應懼也萬乘天子也華夏中國也善曰左氏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李陵詩曰幸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類相動也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尚書曰華夏蠻貊也 辭

善曰其倫黨相應如風虎之相應懼也萬乘天子也華夏中國也善曰左氏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李陵詩曰幸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類相動也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尚書曰華夏蠻貊也 辭

說文曰轅車所踐也說文曰揮奮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
下貫九野劉邵趙郡賦曰煦氣成虹電揮袖起風塵文與此同未詳
其本也
吾子若當此之時豈善本無能從我而友之乎

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良
亮信也言以勢利相傾於大道有累也如
何者復問之辭善曰爾雅曰亮信也

鑄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良曰植謂其父魏太
祖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祖者也為漢丞相故

也張超左父頌曰合善曰謂魏太同量乾坤等曜日月善曰乾
量乾坤參曜日月善曰蔡邕陳玄化參神與靈合契留太守頌曰

於黎苗威靈振乎無外向曰黎九黎也少昊九黎亂德苗
之如此之國太祖皆布德及之而兵威神靈震懼無外者言盡天下
無有外矣善曰國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韋昭曰九黎黎民九

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不率女祖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于王
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菁惠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
公羊傳曰王者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向曰殷周

也踵繼也羲皇伏羲也秦天下泰平也善曰東都賦曰即土之中
有周成隆平之制焉東京賦曰踵二皇之遐武薛綜曰踵繼也

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翰曰王
之道也遐遠均齊也下之望上如草之仰雨上之惠下如春之降澤
言和之至也善曰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樂如草古長

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
民濟曰濱畔也喬岳高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以為其言不善

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毛
詩曰墮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
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時人號曰巢父也

是以俊
又來仕觀國之光良曰尚書云俊又在官易云觀國之光皆
謂時得賢善曰尚書曰俊又在官國語

曰秦后來仕韋昭曰仕於晉也
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舉不遺才進各異方銑曰異方方言非

一方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囊曰晉君舉讚典禮於辟雍講不失選又曰不遺德刑杜預曰遺失也

文德於明堂向曰辟雍天子學也明堂布政之處善曰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

毛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翰曰謂不實者也綜理也孔子刪定詩書禮樂故云舊章善曰流俗已見上華說已見文賦舊章已見東都主人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

左氏傳曰舊章不可亡也
散樂移風國靜善本民康濟曰康安也善曰解嘲曰散以禮

樂風以詩書禮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下皆
寧春秋說題辭曰盡精竭思國富民康也
神應休臻屢獲

嘉祥良曰休美臻至嘉善祥瑞也善曰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總集瑞命備致嘉祥也故甘露善本紛

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銑曰甘露景星皆瑞應也紛盛皇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露降鵲冠子曰聖人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景星光潤史記曰天清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

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
三星合為景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也
觀游龍於神淵

聆鳴鳳於高岡向曰游龍鳴鳳亦瑞應也聆聽也岡山脊而見神女賦曰婉若游龍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凰至廣雅曰聆聽也毛詩曰鳳皇鳴矣

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翰曰雍和熙廣也善曰漢書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霸王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然主上猶尚善本無以沈恩

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濟曰沈深厲高也善曰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廣雅曰厲高也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良曰英奇皆賢才也

皇明天子之詔也仄陋幽僻處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舉英奇於仄陋尚書曰明明揚仄陋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巖穴已見上文

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銑曰甯戚為商歌以于齊桓公呂望釣於渭水之陽周文王載之以歸也綸即釣綸也善曰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秋

八百五十四卷

十一

八百五十四卷

八百五十四卷

八百五十四卷

八百五十四卷

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

以繩鄭玄曰之繩鄭玄曰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

乎向曰吾子謂玄微子也太和太平也陶唐帝堯是也不欲仕者

善傳曰陶唐帝堯氏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偉善

哉言乎翰曰攘袂宣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

我祇攬古予心濟曰攬亂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至聞

天下穆清明君蒞國良曰穆和也蒞臨也善曰史記曰

覽虛盈善本作之正義知頑素

之迷惑良曰盈實也頑素自謙也善曰周易曰損益盈虛與

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

歸銑曰廓爾開悟兒初服未隱居時服善曰劉梁七卷曰先生

昭然神悟霍爾體輕楚詞曰進不入以離尤退將復脩言初服

公羊傳楚莊王謂司馬子反曰吾亦從子而歸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四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統丁觀重刊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王九錫文一首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張協字景陽載之中第西晉仕至中書郎河間內史

冲漠公子含華隱曜

向曰冲漠幽寂也公子蓋假言之以為問答言其含華美之德潛隱其光

曜也 善曰冲漠冲虚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也

嘉遜龍盤越

善

作翫

世高蹈

龍盤山川之中人莫之知超越時俗以習高跡也

善曰周易曰嘉遜貞吉尚書大傳曰蟠龍賁信於其藏鄭玄曰蟠屈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

游心於

浩然玩志乎衆妙

銑曰浩然大道之氣也玩習也衆妙謂大道之門 善曰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

門 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

反翰曰絕滅景影遐遠窮極深也謂公子滅跡於大荒遠阻之地吞其聲響於幽山極深之處使人不見不聞也 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毛詩曰幽幽南山奧隱處也

而造焉

濟曰徇求造就也假立此求華大夫聞冲乃整 善

作雲輅驂

飛黃

良曰輅車也驂駕也飛黃神馬也求華大夫乘此車馬往冲漠之所 善曰東京賦

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早也

越奔沙輶

輶女輶流霜 銑曰越過奔流也流

堅冰之津

向曰陵扶搖之風謂乘虛而行躡以足躡行之堅冰也

旌拂霄堦

各軌出蒼垠 善曰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天清泠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垠堦端崖也

行故旌旗拂於雲霄之厓車跡出於蒼天之畔堦厓也

軌跡也垠畔也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垠堦端崖也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垠堦端崖也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垠堦端崖也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垠堦端崖也

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

濟曰清冷晴色故無霞也曠遠朗明也無人居故無塵也

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

良曰重岫石室皆所行歷險阻之處轡輪

皆求華大夫之車馬也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聞上古之隱士或伏重岫之內窟窮阜之底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遂

適冲漠之所居

善本有此一句善曰爾雅曰適之也

其居也崢嶸幽藹

蕭瑟虛玄

向曰崢嶸幽藹並深見蕭瑟虛玄寂靜見善曰廣雅曰崢嶸深冥也說文曰玄幽遠也

溟海

渾

胡濩

涌其後嶰

胡

嶰

勞曹

張其前

向

溟海海名渾濩水涌聲嶰谷山名嶰險見張列也善曰十洲記曰東王所居處山外有負海負濟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流聲也後衮切又曰濩雷下兒也漢書曰取竹之嶰

谷音義曰嶰谷峴嶰北谷名嶰嶰深空之兒也

尋竹竦莖蔭

其壑百籟羣鳴聾其山

良曰尋長竦立壑水也謂長竹立莖蔭其水百籟謂林木孔穴激風

成聲者及鳥獸之類羣鳴皆聾聾於山中也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岳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莊子曰地籟則衆竅是

也聾其山謂衆聲既喧山為之聾也蒼頡篇曰聾耳不聞也

衝飈發而迴日飛礫力起

而麗天

翰曰衝飈急風也此急風忽發故能迴日光使却行也礫石因此風而起激拂於天

善曰鹽鐵論曰衝風飄

鹵沙石凝積東京賦曰飛礫雨散也

於是登絕巘

素長風陳辯惑之

辭命公子於巖中

銑曰絕巘高山也巘向也求華大夫陳分辯疑惑之辭命冲漠公子以巖穴之下乃

與之言善曰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大山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巘向也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辯惑

曰蓋聞聖

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

向曰不卷藏其道以

背於時君不遺棄其身而隱匿名跡善曰應瑒釋賓曰聖人不違時而遜迹賢者不肯俗而遺功七啓曰感分遺身楚辭曰聊窺端匿

迹生必輝

善本作耀字

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

冊

翰曰玉牒金冊並國史也歿死勒記洪大伐功也謂生死必須垂名記功於史冊以示天下傳於後代也善曰東觀漢記曰

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曰牒札也陳琳韋端

碑曰撰勒洪伐式昭德音金冊已見西京賦

今公子違世陸

沈避地獨竄

濟曰避代自隱曰陸沈竄藏也 善曰陸沈已見張景陽雜詩孔安國尚書傳曰遠避也論語

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

良曰平生歡娛之道滅而

君臣之義廢失資於事父以事君也 善曰漢書曰夫

人有生之最靈者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愁洽百

年苦溢千歲

善曰愁心多於百年苦思盈溢於千歲洽猶多也 善曰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何異促鱗之游汀潭

寧短羽之棲翳薈

鳥會反翰曰促鱗小

魚也汀潭淺水也小鳥之棲於蒿草 善曰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將老弱處於窮澤漸漬汀潭當何聊賴汀吐冷切說文曰潭絕小水

也奴冷切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也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

縱性之至娛

向曰天人之大寶謂富貴榮華也縱性之至娛謂

人之大寶曰位列子揚朱曰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七啓曰說游觀之至娛

窮地而游中天而

居

良曰所游處大所居處高也 善曰列子傾四海之歡彈曰穆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

九州之腴

翰曰傾盡天下所樂膏腴之美盡悅之也 善曰

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

鑽屈轂之瓠

護解疏屬王之拘子欲

之乎

向曰齊有田仲者屈轂往見之謂曰轂有大瓠堅如石厚而無竅願效之仲曰堅如石不可剖也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漿

吾無用此而今大夫喻公子入仕故如鑽屈轂之瓠使其可用也昔

楔窳國人殺君黃帝加以桎梏致於疏屬山中今公子自苦於窮險

之地而大夫欲以榮貴及於公子亦如解此疏屬之拘桎梏也子之

欲乎謂大夫問於公子 善曰言屈轂之瓠難鑽疏屬之拘難解今

欲以辯而鑽解之也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轂往見之謂

之曰轂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

剖而斲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以為也屈轂曰然其棄

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有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

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山海經曰貳負殺契

織帝乃桎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及縛兩手也 公子曰大夫

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下快反濟曰大夫不遺棄

不材來集此荒外雖不達義敬聽嘉說也萃集敬達話說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孝經曰參不敏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 大

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

翰曰太冥北方 善曰楚辭曰北有寒山卓龍 然北方

極陰故曰太冥也

含黃鐘以吐榦據蒼岑而孤生

銑曰黃鐘音律之長

也榦枝也蒼岑青山也 善曰禮記曰季夏之月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尚書曰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孤特生桐中琴也

既乃

瓊巘嶒

層峻稜

金岸岬

步

歸

音歸向曰瓊巘玉山也金岸岬之生金者嶒峻岬歸

險高兒 善曰瓊巘玉山也魯靈光殿賦曰崩縉綫而龍鱗岬嶸漸平兒也

右

善本作左字

當風谷左

臨雲谿

良曰風所生之谷雲所出之谿

上無陵虛之巢下無

跖石實之蹊

翰曰跖蹊蹊路也謂險極

上無飛鳥之巢下無跖石之路

走高誘曰實地也廣雅曰蹠履也跖與蹠同

搖則

月

峻挺茗

莫

邈茗

脩

秋之鳴飈

銑曰飈乾遡向飈風也謂桐木之葉春露既乾向秋鳴風 善曰毛萇詩傳曰飈乾也班固終南山賦曰

晞三春之溢露遡九

則危也峻高也挺出也茗邈茗嶢遠高兒 善曰搖則危兒也茗邈高兒也

三春之季孟夏之初愬與遡同已見上文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

零

善本作雲字

雪寫其根霏

霜封其條

向曰零落也根謂桐根也封著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霏雪貌也霜亦雪類故通言也

木既

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

向曰謂眾木既繁而桐木猶未綠秋草未衰而枝葉先凋

素謂衰也 善曰傳毅七激曰陽春後榮涉秋先凋也

於是構雲梯陟崢嶸

翰曰構樹也陟

升也崢嶸高兒 善曰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必取宋長笛賦曰構雲梯抗浮柱郭璞方言注曰崢嶸高峻也

翦藜賓

藜賓仲夏陽時也大

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

銑曰剪伐也藜賓仲夏陽時也大呂仲冬陰時也陰莖合陽用以為

琴也 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又曰季冬之月律中大呂蒼頡篇曰剖折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

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

銑曰營匠匠人也伶倫古

之善音者 善曰營匠未詳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若字伯說文曰斲斫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解

器舉樂奏促調

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皇之音以比黃鐘之宮也

器舉樂奏促調

器舉樂奏促調

器舉樂奏促調

器舉樂奏促調

高張 翰曰器舉調琴成也高張清調 善曰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揚雄解難曰絃者高張急微也 **音即號**

鐘韻清繞梁 善曰楚辭曰操百牙之號鐘今挾秦箏而彈也 善曰楚辭曰操百牙之號鐘今挾秦箏而彈

徵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 **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

於歸昌 良曰八風八方之風歸昌鳳鳴也 善曰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淮南子曰

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也 **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

之變商 濟曰中黃黃帝也蓐收秋神也黃帝聲佐之以少宮之音秋神聲佐之商音如臣佐君也 善曰中黃土色禮

斗威儀曰少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為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授中徵以及泉禮記曰孟秋

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 **若乃龍火西積暄氣初收** 良曰龍

秋則西南見也 善曰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為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夏曰火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日衰也 **飛**

霜迎節高風送秋 翰曰節氣遷改各迎秋也 善曰相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焱風激其崖李九七款

曰季秋末際 **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 向曰懷高風焱厲也 善曰左氏傳陳劭仲曰羈旅之臣論

歸也流宕謂遠游百罹憂也 善曰左氏傳陳劭仲曰羈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忱後漢 序曰士庶流宕佗州異境毛詩曰我生

之後逢 **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 善本作流涕 銑曰柱軫也

此百罹 **無而促之使急也酸鼻鼻中悲酸也揮彈也危高也** 善曰舞賦曰

若絙瑟促柱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廣雅曰揮動也鄭玄論語注曰危高也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陸

若乃追清哇赴嚴 機前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絃意與此同也 **若乃追清哇赴嚴**

節 銑曰清哇活聲也疾鼓曰嚴節 善曰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

嚴鼓 **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 翰曰綠水白雪

風歌曲名迴謂聲之迴還也結謂聲繁也 善曰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宋玉風賦曰為幽蘭白雪之曲上林賦

曰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 **悲莫莢** 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 **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 翰曰莫莢草日生一葉至十六日

後日落一葉至月終則盡月小餘

千七百十小

休子曰竟為天子莫莢生於庭為帝成曆鄭玄詩箋曰悼傷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古詩曰四五蟾兔缺

孀老為之嗚咽

向曰孀老孤獨人也孀寡婦也此孤獨寡老之人聞此琴則驚心悲咽也擗擗驚心也嗚咽悲也

善曰左氏傳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釐婦杜預曰寡婦為釐毛詩曰寤擗有標毛萇曰擗拊心貌淮南子曰童子不孤婦人不孀高誘曰寡婦曰孀

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

銑曰王子仙人也拂其衣纓傾耳來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謂噓者開口鼻也仰秣者有草而不食仰首而聽曲也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孫卿子曰昔者瓠巴鼓瑟而鱗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噓天慷慨骨騰肉飛說文曰噓吹噓音虛秣或為蹠也

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

善曰舞賦曰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向曰病此事未能從大夫而聽之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

音聾良曰蘭香祕深也櫳能聽之故述此香宮深宇彫綺之飾欲以發其心也善曰楚辭曰彷徨兮蘭宮魯靈光殿賦曰乃立靈光之祕殿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

雲屏爛汗瓊壁青葱

翰曰屏牆也畫之為雲爛汗文色也禮記曰疏屏天子廟飾也鄭玄曰屏謂之樹刻之為雲氣王褒甘泉賦曰耀照形之玉壁也

應門八襲旋

善曰毛詩曰乃立應門郭璞爾雅注曰襲猶重也及古文曰桀作傾宮飾

表以百常之闕園以萬雉之墉

向曰表立也百常高也闕樓也園繞也墉牆也三板曰雉言百常者多也善曰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擢西都賦曰建金城之萬雉毛萇詩傳曰墉城也

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

銑曰嶢高秀特也有木曰榭善曰方言曰嶢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啓曰迎清風而立觀國語曰秀出於眾秀出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

翠觀岑青彫閣霞連

翰曰翠色樓觀如山岑之青彫畫閣道如

中天之臺

翠觀岑青彫閣霞連

雲霞相連 **長翼臨雲飛陞陵山** 良曰屋檐如鳥翼之臨雲也飛

於山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 **望玉繩而結極承倒** 魯靈光殿賦曰飛陞揭葦緣雲上征

景而開軒 濟曰玉繩星名言望此星 構棟宇以為極麗也倒

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說文曰極棟也陵陽子明經曰 **頽素炳** 倒景氣去地四十里其景皆倒在下也軒長廊之牕也

煥粉 汾 **拱嵯峨** 銑曰赤白之色雜於室中粉拱屋之木名炳

赤也說文曰焚復屋棟也焚與粉古字通也 **陰虬負檐陽馬承阿** 向曰虬龍陰

謂刻作其象負荷檐梁之勢承接木石之曲阿曲也 善曰刺龍也

楚辭曰仰觀刻桷畫龍刻馬融梁將軍西第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

阿周書曰明堂 咸有四阿也 **錯以瑤英鏤以金華** 翰曰鏤金玉於室宇

善曰廣雅曰錯廁也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彩也 **方疏含秀圓**

井吐葩 向曰疏窓也圓井謂屋內向下作井形畫以蓮花若吐於

中也葩花也 善曰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際綺疏

圓淵方井反植荷蕖張載 **重殿疊起交綺對楹** 銑曰重為

曰疏刻鏤也秀謂華也 而起交為綺綵以對窓楹也 善曰西京賦曰 **幽堂晝密明**

交綺豁以疏察文字集略曰楹以帛明窓也

室夜朗 良曰晝密謂深也夜朗謂高敞 **焦螟飛而生風** 善本作

鳥 郭 動而成響 翰曰室之深者自生風易響應故雖焦螟微蟲

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自蟲名曰

焦螟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覺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若乃日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游時娛

觀於林麓 濟曰玩習也倦勞也山下林曰麓 善曰列子曰聲

曰 麓 登翠阜臨丹谷 良曰阜 華草錦繁飛采星燭

銑曰華草雜色如錦 文繁又似星之照燭 **陽葉春青陰條秋綠** 向曰陰條謂

流 華實代新承意恣觀 善本作歡字翰曰華與實更 **仰**

代而新承任其意恣為觀賞

折神葩露 俯采朝蘭向曰神葩香草 善曰本草 經曰白芷一名葩許妖切 遡素

惠風於衡薄眷椒塗於瑤壇銑曰趨向也衡香草也 薄聚也椒亦香木種之

於玉陛之道塗道也壇猶階也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 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 書曰偏觀此眺瑤堂王

逸楚辭注曰 爾乃浮三翼戲中沚音止良曰三翼船也沚 池也 善曰越絕書伍

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 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沚也 潛鯁才駭

驚翰起濟曰池之潛魚以船游而驚也翰鳥鯁魚駭驚也 善曰 蘇林漢書注曰鯁音魚鯁今呼魚謂之鯁猶呼車以為軫

也鄭玄詩箋曰翰 鳥中豪俊者也 沈絲結飛矰理翰曰絲網也矰弋鳥箭也 善曰毛詩曰其鈞維何

維絲伊緡毛萇曰緡綸也鄭玄曰以絲為之綸周 禮曰矰矢用諸弋射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 挂歸翮於赤

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向曰用飛矰以弋鳥故於 故出於深淵之下歸翮鳥也華鱗魚也紫淵謂其深也然也 善曰 歸翮鴻鴈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鳴鶴背負蒼天膺摩赤霄上林賦曰

紫淵徑 其北也 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翰曰謂逆水上故須 縱棹以接風勢順流

下故正楫而從波行也弭止也楫亦棹也 善 吹孤竹拊雲和

曰杜預左氏傳曰縱放也毛萇詩傳曰弭止也 淵客唱淮南

翰曰孤竹管也雲和瑟也 善曰周禮曰孤竹之 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 淵客唱淮南

之曲榜補 人奏采菱之歌良曰淵客榜人並行舟人也 淮南采菱並曲名 善曰淵

客冒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曰淮鼓負四子 虛賦曰榜人歌張揖曰船長也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也 歌

曰乘鷁善本作 鳧字 舟兮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靈善

作雲 銑曰鷁舟舟名嬉戲也洲水畔芝香草 善曰穆天子傳 字 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為鳧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

遺象也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榜龍舟也楚辭 曰采芳洲兮杜若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 樂以忘戚游

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向曰戚憂卒終窮盡也言 為樂久也 善曰論語子

曰樂以忘憂家語孔子歌 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 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

我而處之乎濟曰宴安浩大累美也善曰毛詩曰或燕燕居息浩猶大也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翰曰謂秋九月授衣善曰周禮曰

西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劉植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天凝地閉風厲

霜飛翰曰天凝謂霜也地閉謂水也厲嚴也善曰疑猶結也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築圉圍助天地之閉藏也柔

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

師銑曰木之柔條至秋則成勁葉遇於風霜日見稀也因氣倣殺言獵也金郊西郊也講師謂講武教戰也善曰禮記曰季秋

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劉向尚書五行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為金故曰金郊也國語虢文公曰三

時務農一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向特講武輕武車名戎剛兵之剛猛者建立啓開也雲髦旌旗之屬雄芒劔戟之利刃善曰輕武戎剛曰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

車也不中不蓋韓子曰管仲之始化也桓公武車元戎已見上文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雲髦旌竿上旄旌也上林賦曰連雲旆髦與旄古字通子虛賦曰建干將之

雄戟芒鋒刃也漢書賈誼曰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也駕紅陽

之飛鸞驂唐公之驩宿音霜銑曰紅陽唐公人也並有良馬名飛鸞驩驩也驂亦駕也

善曰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合陽侯驃疑合即紅聲之誤也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兩驩驩馬馬融曰驩驩也馬似之也屯

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濟曰屯聚也羽隊持箭者為隊伍輕翼謂鷹鷂之類

善曰羽隊士負羽而為隊也羽獵賦曰蒙盾負羽而羅者以萬計翼左右甄也越絕書曰子胥兵分為兩翼夜火相望爾乃

布飛羅善本作羅字張脩民陵黃岑挂青巒翰曰羅網也將此

網陵於黃岑挂青巒也黃者謂山居上侵黃道日行處也善曰羅或云飛羅盧端切爾雅曰彘罟謂之羅罟或作罟音曼夫然免罟也

劉逵吳都賦注曰民糜網也然張氏之意蓋同劉說罟或為羅也爾雅罟罟也郭璞曰山墮長者荆州謂之罟畫長壑

善本作罟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翰曰畫謂分長川以為限制流谿以為關守恐失禽也

又見...

既乃内無疏蹊外無漏跡

良曰網羅既密關守已周故獸無疏漏遺走之路善曰

廣雅曰疏通也七啓曰下無漏迹上無逸飛

叩鉦

征

數校舉麾讚

善本作獲

向曰叩擊鉦鼓以數立功校之法舉麾號令論其所獲賞罰之制以示衆人然後馳騁自讚美也麾謂白旄之旌以指揮軍衆者善曰

周禮曰鼓鉦鳴錡車皆行鄭玄曰錡鉦也散爲陣列而行漢書曰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

九旗之中周禮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以獲也

鈇

構金機馳鳴

鏑的 翦剛豪落勁翮

銑曰鈇張弓金機弩牙也鳴鏑箭也剛豪獸也勁翮鳥也翦落傷也善

曰說文曰鈇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爲之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是也

連

善本作車字

騎

競驚駢武齊轍

濟曰驚馳駢並武跡也善曰說文曰駢亂馳也駢並也毛萇詩傳曰武迹也杜預左氏

傳注曰輟車迹也

翕忽揮霍雲迴風列

良曰並飛走亂急也

聲動響飛

形移景發

良曰景影也和上譬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

舉戈林竦揮

鋒電滅

翰曰竦驚也電滅言疾也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廣雅曰竦上也

仰傾雲巢俯

殫地穴

向曰雲巢高巢也殫盡也地穴獸居處謂傾盡鳥獸善曰周禮有穴氏鄭玄曰穴搏螭獸所藏者也

乃

有圓文之狎

牽

斑題之縱

音宗銑曰狎從獸名圓文者其文圓也斑題斑額也善

曰毛萇詩傳曰豕一歲曰狎又鄭玄曰豕生三子曰縱然狎從指諸獸不專論豕也

鼓鬣

鬣

風生怒

目電睽

七容反銑曰鼓動鬣鬣則風生怒目如電睽有光也善曰睽光也七從切

口齒霜刃足

足撥飛鋒

濟曰鋒刃也此皆獸與人爭鬪善曰說文曰撥除也補達切

軌

林蹶

石扣

跋

末

幽叢

向曰恐懼馳走之急也軌以鼻搖之蹶謂足撥過扣跋擊排也

幽叢深木林也善曰軌以鼻搖動也郭璞爾雅注曰蹶動搖之貌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詩傳曰跋躡也扣跋或謂却伏也

於是飛黃奮銳賁

育

善本作石字

逞伎感

子

封豨

憤馮豕

翰曰飛飛廉黃中黃賁孟賁育夏育並古之捷勇人也皆奮起其勇逞示伎巧也封馮大也憤僵也豨豕

獸也 善曰史記曰飛廉以材力事殷紂尸子中黃伯余左執太行
之優而右搏離虎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
吳越春秋曰夫差使王孫聖占夢聖曰占之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
以鐵椎殺聖張華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背負千二百斗沙也淮
南子曰伍子胥曰吳為封豨脩蛇小雅曰封大也方言曰南楚人謂
豬為豨爾雅曰債僵也甫運切債或為攢非也王逸楚辭注曰馬大

也 拉力 魁 合 釐 叔 挫解 宅買切善 本作為字 句 侯 爪 摧 鋸

牙 押 北買反銑曰魁釐解龜猛獸名既為勇士拉挫爪牙雖如句
鋸之利並見摧押者也 善曰爾雅曰魁白虎釐黑虎張揖

漢書注曰御馬似鹿而一角也淮南子曰句爪 瀾漫 狼藉 傾

榛倒壑 殞齒 疾 掛山 僵踣 蒲 掩澤 濟曰瀾漫狼藉言
獸死者多也傾於

榛林倒於溪壑落肉挂於山峯僵斃掩於川澤榛木林齒肉也僵踣
斃也 善曰說文曰草編狼藉也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者曰齒爾

雅曰僵仆也郭璞爾雅注曰踣前 藪為毛 林隰為丹 薄 翰
覆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 藪澤之中禽獸之毛為林原隰之木塗禽獸之血為薄薄亦林也丹

亦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也廣雅曰草叢生曰薄

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鳶 音綠良曰撤去頓下也言獸
藏旆旌鳶者剥鳥皮置之竿上 善曰鄭玄禮儀注

曰撤除也頓猶捨也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也 虞人 數獸

林衡計鮮 向曰虞人林衡周時掌山澤官命數其所獲之獸計
其鮮者新殺曰鮮 善曰周禮有虞人又有林衡孔

安國尚書傳曰鳥 論最犒 苦 勤息馬 韜弦 向曰最謂功
獸新殺曰鮮也 到 勤息馬而藏其弓弦也

也勤勞猶藏也謂論其第一之功以勞其勞息馬而藏其弓弦也
善曰張晏漢書曰最功第一也西京賦曰犒勤賞功杜預左氏傳注

曰犒勞也又 肴 駟連 鑣酒 駕方 軒 良曰肴膳也鑣銜也
曰韜藏也 方並軒車也謂宴軍

士其行膳以駟馬連銜並車駕酒而行之 善曰說
文曰鑣馬銜也西京賦曰酒車酌醴方駕授饗也 千鐘 電 醕

子 萬燧 星繁 翰曰鐘酒器電疾醕盡也燧謂舉火以知酒盡星
曜 繁言火多也 善曰孔叢子曰堯飲千鐘西京賦

曰升觴舉燧既醕鳴鐘 陵阜 露流 膏谿 谷厭 芳煙 良曰
說文曰醕飲酒盡也 宰割

炮炙多陵阜之間露流脂膏谿 歡極 樂殫 迴節 而旋 善本有
谷之內馱其香煙也芳香也 此兩句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節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

而為之乎善曰封禪文曰天下之壯觀也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翰曰陽劍名歐冶善為劍者營作也善曰越絕

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齋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為鐵劍可乎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

干將使之作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士市陽劍見下文也耶谿之鉞徒赤山之

精濟曰耶谿赤山並山名出銅鐵也鉞鐵名精銅之妙者善曰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曰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當造此劍之時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許慎淮南子注曰鉞銅鐵璞也精謂其中尤善者也

銷踰羊頭鑠善本作越鍛丁成骨灰致之乃銷鑠鐵鉞

也鍛成謂濟南鍛成之劍踰越皆過也善曰淮南子苗山之鉞羊頭之銷雖水斷龍髯陸剽兕甲莫之服帶許慎曰銷生鐵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鑠或謂為鑠廣雅曰鑠鉞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劍手自署姓名尚書陳寵濟南

銀成蒼頡書乃鍊乃鑠始萬碎必千灌銑曰鍊鑠碎灌並

言多也善曰說文曰鍊治金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說文曰銷鑠金也碎謂疊之灌謂鑄之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碎寶劍長四尺

王粲刀銘曰灌碎豐隆奮推直飛廉扇炭向曰豐隆雷

以數質象以呈也飛廉風師也使雷師舉椎風師扇炭以鑄劍也善曰越絕書薛燭

曰當造此劍之時雨師灑掃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思玄賦

注曰豐隆雷公也王逸神器化成陽文陰縵莫半向曰神器

楚辭注曰飛廉風伯也造化而成劍兩面有陰陽有文章陰則平縵之善曰吳越春秋曰

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

干將曰吾師之作治也金鏗之類不銷夫婦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

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揃爪投入爐

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

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閭甚重之既而善本無既流綺星連浮彩豔發翰曰流綺謂文章

天與星連也浮彩謂色也豔發謂光起也善曰綺光色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劍爛如列星之行典論曰太子丕劍銘曰流

采色似采虹

光如散電質如耀雪

善曰莊子曰此劍一用而雷之震電之霍魏文

帝大牆上蒿行曰我帶長寶劍光白如積雪也

霜鏢水凝冰刃露潔

濟曰鏢鋒其利如霜其色

如水凝亦冰也潔清也氣色凜凜若霜之清潔子丕造素質堅而似霜造七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鏢刃刃也字書曰疑冰之潔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冰之將釋也

形冠豪曹名

珍巨闕

銑曰豪曹巨闕並劍名也冠謂勝也珍謂重也善曰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也

並見莫能相勝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劍也夫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

指鄭

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

向曰楚有寶劍鄭晉二君求之不得乃與兵圍

楚三年楚王持劍登城麾之鄭晉之軍皆白首而死者流血千里善曰越絕書曰楚王作戲劍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軍頭畢白也

鴻陸灑奔駟

向曰蛟龍也鴻鳥也越有寶劍而有駕駟車奔騰者以劍指之奔駟上飛不知其極灑猶擊也

曰韓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戰國策曰蘇秦曰韓卒之劍水擊鴻鴈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巨闕曰吾坐露壇之

宮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吾引斷浮翮以為工絕重

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

翰曰浮翮飛鳥也工能也絕亦斷也重甲兵之兩重亦得斷之云爾

而已哉並助辭也善曰浮翮鴻鴈也已見上注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劍當敵則斬堅甲也

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

善本作蜀字

光駭風

湖

善本作胡濟曰薛燭風湖二人知劍者也言此劍神靈之寶舒卷不常奇模異狀乃能震動驚駭此人辟卷也神劍者皆柔可

卷而懷之復可舒而用之也善曰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越絕書為燭吳越春秋為蜀蓋一人

也價兼二鄉聲貴二都

翰曰越王句踐持純鈞劍以示薛燭曰有買之以市鄉二又以千戶

之鄉可與之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況三鄉二都何足言也言此劍價兼於彼聲貴於此二鄉而景陽云三鄉取對二都文之失善曰越絕書句踐示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

滿河猶不得此一物況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或馳名傾

秦或夜飛去吳

良曰吳國有湛盧劍而王無道劍夜飛去入水楚王得之秦王聞之求而不得與師擊楚

楚卒不與之此乃先去吳而後傾秦者今先云秦者蓋取韻也善曰越絕書曰闔廬無道湛盧之劍去之入水行漆楚楚王卧而設湛盧之劍也秦王聞而求之不得與師擊楚

是以功冠萬載威

是以功冠萬載威

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

齊曰此劍之功為萬載之首威曜無窮揮之則敵不敢前執之者為雄伯也冠首擁執也

服九國橫制八戎

翰曰可以破從約之親服九國之服制御八方之戎九國謂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

不敢進史記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也

牙景附函夏承風

向曰爪牙猶英雄人也景影也言此劍之威天下英雄來附者皆如影之附形也函

夏中國也亦言承風而懼矣善曰毛詩曰祈父于王之爪牙崔琰大將軍夫人寇氏誄曰英雄景附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家語

此蓋希代之神

善本作

之神兵

向曰劍能威天下故比之神兵善

曰魯靈光殿賦曰

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

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能超越

銑曰驥馬也奇逸之態超越眾馬善曰天驥天馬

也驥或為機傳立乘輿馬賦曰九方不能測

其天機列子伯樂曰九方臯之所觀天機也

皎月

向曰靈淵渥注也月精為馬皎明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遯甲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為馬月

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也

眸

莫侯

黑昭

善本作

紂發

翰曰眸眼也睨白睛也言眼黑白分明立采黑色也紂青赤色此馬赤黑之色善曰趙岐孟子注曰眸目瞳子也說文

曰睨載目也說文

沫如揮紅汗如振血

銑曰沫口沫也揮散也紅沫色紅也

汗流赤色如振血下

善曰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染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薛君韓

詩章句曰振奮也**秦青不能識其象尺方堙不能覩其若**

滅濟曰秦青方堙二人名皆善相馬知其尺寸遲速眾相也若滅者言良馬行疾若滅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

青相脣吻秦牙相前皆天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決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伯樂曰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此者絕塵弭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翰曰巾飾也謂馬行

疾若入雲霧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雲軒已見上**越**善本作越春衢整秋御良

越春衢者所以游於春時以騁其駿也秋御駕也所以秋乘也善曰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秋駕法駕也**蚪踊**勇

螭騰麟超龍翥銑曰蚪螭亦龍也麟神獸踊騰超翥並疾飛也善曰甘泉賦曰駟蒼螭兮六素蚪劉梁

七舉曰天馬之號出自西域織阿為右御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先螭尸子曰馬有騏驎徑駿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也**望**

山載奔視林載赴向曰載則赴告也**氣盛怒發星飛雷**善本

作電**駭**濟曰駭驚也善曰李九七歎曰神奔志陵九州勢

越匹海翰曰神駭之心遠也**影不及形塵不暇越**善本作起字

不及隨其形塵雖起已去塵遠也善曰劉廣浮箭未移再

世七與曰駿駟之馬影不及形塵不暇與也**浮箭未移再**

踐千里翰曰浮箭謂水漏刻日時節者言刻未移已再及於千里之道善曰浮箭謂漏刻也**爾乃踰**

天垠越地隔向曰垠畔隔界也**過汗漫之**善本作有所字**不游躡章**

亥之善本此有所字**未跡**銑曰汗漫能游天者也大章豎亥亦捷行步

淮南子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

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陽鳥為之頓羽夸父為之**

投策銑曰陽鳥日中鳥也夸父鄧夸父杖策競走此馬行過之故鳥則下羽而夸父投弃其策也頓下也善曰春秋元命苞

日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為者陽精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河涓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為鄱林斯

蓋天下之雋乘銑曰此馬天下雋乘也**子豈能從我而**

御之乎

濟曰御乘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

良曰大梁郡出黍瓊山出禾此將說滋味口腹也此

篇所述鳥獸魚蟲之類皆謂食也善曰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之山木禾山海經曰崑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

唐

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向曰堯有后稷主播種百穀也播布也神農帝嘗百草味將使人食

之華苗也

善曰尚書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賈誼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人食穀也

爾乃六禽殊珍

四膳異肴

良曰六禽鳧鴈雉鴛鴦也

四膳四時所食各異其肉也肴肉也善曰周禮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

注曰鴈鶉鷄雉鳩鴿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蔬

窮海之錯極

陸之毛

向曰海中滋味者錯雜言多也陸毛獸也善曰尚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豆陸產也穀梁傳曰凡地之所生謂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翰曰伊公伊尹也爨然也鼎煮器也庖子庖丁也所以宰割肉也

善曰伊公伊尹也章昭漢書正曰爨灼也庖子庖丁也

味重九沸和兼勺

知藥音略

翰曰伊尹云五味九沸乃可食之取其熟九陽數之極勺藥五味相和也善曰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和

九沸九變為火之紀高誘曰紀節也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為之節也文穎上林賦注曰勺藥五味之和

晨鳧露鵠

霜鷄丁黃雀

向曰鳧鷄黃雀皆鳥名晨晨飛露宿霜霜飛也善曰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晨霜露降鷄美

南都賦曰歸鴈鳴鷄楚辭曰煎鯖臠雀王逸曰臠黃雀也

負

善本作園字按星亂方丈華錯

濟曰負案方丈食器也星亂華錯言多而美雜也善曰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

編視口未能編味也列女傳曰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也

封熊之踏

煩翰音之跖之

反濟曰封大也熊獸名踏掌也翰音雞也跖足也善曰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肺熊踏不熟禮記曰雞曰翰音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

齊王之食雞也食其

跖數千而後足也

鷓鴣

薄猩脣髦殘象白

良曰鷓鴣鳥也猩髦象皆獸

也殘謂為猛獸所食之殘者亦猶豺殘也白謂脂也亦猶熊白也善曰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雉燕之髀孫炎爾雅注曰雉

胡圭切說文髀股外也髀爾切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髦象之約高誘曰髦髦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絕美也髦

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殘白蓋煮肉之異名也崔駰博徒論曰鷹腫羊殘炙鴈煮身也

靈淵之龜萊黃之 翰曰靈淵深淵也萊黃地名出鮎魚 善曰七啓曰寒方苓之

鮎 巢龜鹽鐵論曰江湖之魚萊黃之鮎不可勝也漢書東萊郡有

黃縣說文曰鮎 海魚也待來切 **丹穴之鷓** 善本作 玄豹之胎 穴鳳鷓也豹

獸名胎謂小者 善曰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鷓五采

名曰鳳說文曰鷓鳥大鷓也列女傳陶荅子妻曰南山有玄豹六韜

曰躬君玉杯象箸不盛菽 燂 善 以秋橙 耕 醑 添 以春梅

藿之羹必將熊蹯豕胎也 向曰燂煮醑和也梅橙果實也其味酸以煮和諸味橙秋熟梅春熟

善曰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

杜預曰燂炊之也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劉梁七舉

曰醑以醢醢和以蜜飴廣雅曰沾益也醑與沾同也他兼切尚書曰

若作和羹 **接以商王之箸** 直 承以帝辛之杯 銑曰

爾惟鹽梅 即帝辛紂也紂用象牙為箸玉為杯也 善曰商王帝辛皆謂紂也

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曰躬君陳玉杯

象箸韓子曰紂為象箸箕子 范公之鱗出自九溪 濟曰范

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也

之通稱九溪謂池中為洲渚數有九也溪池也 善曰陶朱公養魚

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為生之法

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切為池池中有九洲即求

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

頰尾丹鰓紫翼青髻 音者翰曰頰丹赤色此說魚尾鰓翼

尾丹鰓已見上文上林賦 爾乃命支離飛霜鍰紅肌綺

散素膚雪落 翰曰支離古之屠人也鍰刃也霜者利也肉之

破之 善曰莊子曰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彈千金之家三年技

成而無所用其巧司馬彪曰朱姓也泮漫名也蓋人名也泮音彭切

雷錡已見上文七啓曰玄 婁子之毫不能則其細秋蟬

熊素膚又曰離若散雪也

之翼不足擬其薄 翰曰婁子古之明目人也則比也謂厨人

之小者亦不能比此細也 善曰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

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楚辭曰蟬翼為重也 **繁肴既**

闕 苦 亦有寒羞 向曰肴膳闕終也寒羞謂朝之食也謂繁多

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善曰蒼頡篇曰闕訖也周禮曰朝事之邊鄭司農曰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邊也

商山之果漢

書曰四人者秦之世避而入商維深山已見西都之賓

之房剖椰子之殼

賦注曰龍眼如荔枝而小味甘又曰柳樹似檳榔實大如瓠裏有汁

乃有荆南烏程豫北

更代而進之善曰鄭玄周禮注曰

竹葉

星沸飛華萍接

浮蟻如萍也

儀氏善造酒者

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日

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

使三軍告捷

之土卒皆醉乃感惠蓋力而戰晉師大敗之醪酒也

羨觀聽之所煒曄也

見者以為盛也

疆起而御之乎

公子曰耽爽口

子豈能

甘腊昔毒之味

濟曰耽樂癸三饌食也腊乾肉 善曰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國語單襄

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脂毒賈逵曰顛隕也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也

服腐腸之藥御

亡國之器

翰曰人以恬淡寡欲清心為務以理天下此皆有益於時無味於口若專食肥鮮則必喪亡其正道之味

故比之有毒腐腸之藥可以害人亡國之器謂象箸玉杯紉用而亡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彊命曰爛腸之食亡國之器象箸玉杯

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

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運

善本作大

人有作

良曰融通啓開徵應也上說公子皆不入今說晉朝之德以曉之言晉通上皇至理之風也晉金德王故曰金華開

照配天光宅

良曰晉德之明則繼日照於天下比天覆於萬物而大居中土也配比光大宅居也 善曰周易曰

其基德也隆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思文后櫻配天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

於姬公之處岐

銑曰基本崇盛也姬公文王也言以德為本則盛於文王之處岐山之陽 善曰姬公文

其垂仁也富平有殷之在亳

向曰有殷湯也言湯所都地名也 善曰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信兆人

南其

湯也言湯

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

翰曰南

王風風所以養物暢通也畢星主雨離著也月行著畢則雨也雨可以潤物雲所以致雨言晉德如風之養物雨之潤物故通其政化豐其惠澤 善曰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

皇道煥炳帝

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離於畢者雨也

載緝熙

向曰皇大帝天緝安熙廣也言大道熙明乃天之法則安人廣惠炳煥謂照明也 善曰景福殿賦曰樂我皇

道尚書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

道正氣以樂宣德以詩

善曰

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也

道正氣以樂宣德以詩 善曰

也言引和氣以樂宣帝德以謳謠也詩謂謳歌者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滯伏陽道壅塞人氣鬱闕筋骨攣縮作舞宣

導之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教清於重官

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之世治穆乎鳥紀之官 善本作時字翰曰雲官黃帝時鳥紀少昊帝時教化也穆美也

曰左氏傳曰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郊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皇適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鳥名也

王猷四塞 入聲 **禹夏謚靜** 善本作寧字

安也禹夏謂中國也言王道四方充塞中國安靜也 **丹冥投**

曰毛詩曰王猶允塞猶與猷同已見上文爾雅曰謚寧也

烽青徼 叫釋敬 銑曰丹冥南方遠處謂蜀也言蜀以破投去烽

用卒也南方赤故云丹冥遠徼邊也 善曰丹南方朱冥也楚辭曰歷祝融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徼東方也呂氏春秋曰禹東至青羌之野南至交阯丹粟范曄後漢書曰遼東徼外貊人寇右北平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中為夷狄之界 **却走**

善本無 **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 善本作之鼎 翰

糞甲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理田農也車營田之車鼎鑄金為器有德銘於上昆吾地名作鼎之處 善曰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

糞王弼曰天下有道脩於內而已故却走馬以糞田東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而封 **羣氓** 善本作 **反素時文載郁** 向

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也 羣氓民也反素謂反於純素之時文謂禮樂也載則也郁美也 善

乎文 **耕父推畔魚堅讓陸** 向曰推亦讓也魚堅謂捕魚人

哉 今流王化皆能有讓不先自安於已也 善曰文子曰黃帝樵夫 **樵夫**

之化天下田者讓畔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漁者不爭坻也 **取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 翰曰樵夫采薪者也輿臺賤人也危冠短

後服戎士衣也取危冠願事君也笑短服不用兵也 善曰長楊賦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即樵夫笑之韓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左

氏傳曰人有十等僚曰僕僕曰臺莊子魏太子謂 **六合時邕魏**

莊周曰吾王所見唯劍士短後之服王乃說之也 **魏蕩蕩** 良曰六合四方上下也邕和也魏魏功高也蕩蕩德廣

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尚書曰黎民於變 **玄齧** 徒 **巷歌黃髮擊**

時雍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魏乎其有成功也

壤

濟曰齠亦髮也謂立髮童子黃髮壽人並歌謠於衢巷田壤之中也堯治天下大和有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

於我哉蓋和平之至也善曰埤蒼曰髻髮也髻與齠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堯理天下乃微服游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壽也論衡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

義皇之繩錯陶唐之象

銑曰古者文字未生而伏羲氏畫八卦以代之言晉之和平法令寬

理道出百王亦猶伏羲解去結繩之政也陶唐堯也堯為象刑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善曰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傳曰

唐虞之象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幪音蒙也

若乃華壤之夷流荒之貊

莫百反銑曰華中國也稷遠也流荒窮遠之地貊夷狄總名謂中國之遠窮荒之地夷狄皆來王於晉德也善曰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書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孔安國曰一語要服之外五百里也周書曰四夷九貉孔晁曰貉夷之別也

不傳於輜軒地不被乎正朔

向曰輜軒輕車也被及也正朔日月歷象之數

曰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輜軒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秘府春秋說題辭曰蠻服流遠正朔不及盛德則感越常重譯至也

莫

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

翰曰駿疾也稽顙手至地而拜也委質謂屈身也重譯謂易夷狄之

言以宣於帝聽也善曰毛詩曰駿奔走在廟喻巴蜀曰稽顙來享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重譯見上

于時昆蚊

蚊感惠無思不擾向曰于時謂當時也昆蚊昆蟲也帝德及於昆

蟲故感惠也而天子之心無所不及也擾猶及也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焉說文云蚊行也凡生之類行皆蚊也毛詩曰

無思不服應劭漢書注曰擾馴也

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尺

善本作之

鳥

善本作鳥字向曰苑囿天子育禽獸九尾禽狐也三足鳥鳥也皆天子有至德此物乃見狐游戲於苑禽與獸通言善曰春

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為人所禽制也典引曰三足軒翥於茂林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

之應也**鳴鳳在林夥**

禍於黃帝之園

翰曰黃帝齊宮有鳳皇來止於帝園夥多

也善曰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漢書曰楚人謂多為夥

有

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

良曰帝孔甲好養龍盈過也沼池也善曰左氏傳蔡墨曰有夏孔

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唯
雄也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曲之君也
萬物烟 因 焜 於

天地交泰 良曰烟焜和氣也泰通也言天地和氣交通而不亂
也 善曰周易曰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又曰天地交

義懷靡內化感無外 濟曰王者之義心懷所感無內外
也 善曰莊子徧謂周曰吾知

道近乎無內遠乎無外 林無被褐山無韋帶 翰曰被褐之
衣逸人服也

老子曰聖人被褐懷玉漢書曰賈山上疏曰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
於內成

名於外 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 濟曰象刻百工傳
說也兆發靈蔡太

公也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刻其形象而求之文王十出田於渭陽得
太公以歸靈龜也蔡謂龜出蔡地 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

百工營求諸野乃審象旁求於天下孔安國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
象也史記曰呂尚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將敗卜之曰所獲霸王

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論語子曰臧 搢紳濟濟軒冕藹
文仲居蔡鄭玄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 搢紳濟濟軒冕藹

藹 良曰搢紳軒冕衣冠車服也濟濟藹藹美盛貌 善曰封禪書
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毛萇詩傳曰濟濟夕威儀也管子曰

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 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
賤廣雅曰藹藹盛也

大 良曰二儀天地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周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

德與天地 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 濟曰蹶然而興謂跳
齊光也 起也 善曰莊子曰

黃帝問廣成子廣成子蹶然而起 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
而起司馬彪曰蹶疾起貌 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

濟曰公子問晉德之盛驚之而言堅志於狹陋守愚蒙之性堅固也
狂狷愚蒙也 善曰鄙夫已見西征賦司馬遷書曰請略陳固陋論

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 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
狷乎在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 翰曰初大夫蒯公子
以音樂田游之事而

公子怒而不應今風聞皇風聖美而怒解疾痊亦如昔有仙人見二
人爭寶仙人自毀千金之璧二人曰彼千金璧尚且不愛而毀之何

況此乎爭訟遂止齊威王有疾文摯云王疾得大怒必痊文摯乃不
脫屣登王牀王大怒殺文摯疾乃痊也痊差也 善曰莊子曰庚市

子肩之毀王也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怒者也人有爭
財相關者庚市子毀王於其間而鬪者止也呂氏春秋曰齊閔王病

齊往宋迎文執事文執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執事如
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執往不解履登牀履衣
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執太子
與后請不得遂烹文執司馬彪莊子注曰痊除也
向子誘我以

聾耳之樂棲我以部部家之屋向曰部家幽闇也
善曰老子曰五音令

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覆燬障光之物
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
田游馳蕩利

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

而應子向曰游獵也蕩游也利刃謂劍也駿足天驥也老氏老
子也攸所也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田獵令人心

發狂靡無也應從也善曰老至聞皇風載躔于時聖道

淳銑曰載則躔是淳厚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躔鬼舉實為

秋擣藻為春銑曰擣用賢能亦如秋時萬物成實也發禮樂
文章如春之萬物榮美也擣發也藻文也善

曰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吾不復樹德簡
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合子樹其非人也答

賓戲曰擣藻如春華也
下有可封之人善本作上有大哉之君

銑曰堯治天下和平比屋可封爵也謂下人皆遷善也大哉之君則
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

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民或為屋也
余雖不敏請從善本作後塵向曰不敏

公子請從大夫後塵以從仕也善曰論語顏回曰回雖不
敏請事斯語應接與相元則書曰敢不策馳敬尋後塵也

詔一首

詔

漢武帝向曰漢書云武帝諱徹景帝中子謚曰武
詔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於天下也此

謂下州郡求賢良焉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

踉帝而致千里翰曰以馬比賢人也踉蹌也善曰言馬不
良或奔或踉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塗聲類

曰蹊躡也杜計切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翰曰賢人或以小節犯負

時機而見棄累者則藏器於內可以立功名晉灼曰被世譏論也善曰越絕書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也善本此有夫字

泛方奉切善本駕之馬跣拓弛之士亦善本亦下有在字

御之而已濟曰泛敗也跣逐弛廢御用也良馬奔而有餘力者必敗駕車之儀也人有才器卓異必見疾而逐之黜

而廢之也此亦在人善用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力乃能敗駕泛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跣音拓或

尺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

及使絕國者銑曰其辭也察求也吏謂在官者民謂百姓也茂美盛也令其美才殊異於等倫堪任將相及奉使

遠國者進之絕遠也應邵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善曰察觀也察審知然後薦之也相子新

論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也

賢良詔一首

銑曰前詔郡國求賢良而賢良畢至此詔問之策也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銑曰畫衣冠之象以殊於常服將使犯法

者服之以當刑罰而人乃無犯者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形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

冠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良曰燭照率循俾使也帝德廣運日月所照之地皆循順

帝道而求使用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周之成康

刑錯措不用德及鳥獸向曰成王康王也錯置也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

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焉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教通四海海外

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向曰肅慎北發渠搜氏羌四國名皆來服帝命晉灼曰東

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折支渠搜屬雍州在金河關之西挹於甲切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云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氏羌

夷狄國別在西方也星辰不孛翰曰孛日月不蝕翰曰孛山陵不崩亂也

川谷不塞翰曰和氣流通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日月麟

鳳在郊善曰禮記曰鳳皇出圖書善曰禮記曰洛出書皆應瑞也

聖王所以順故鳳皇騏驎皆在郊善曰禮記曰鳥虬何施而臻此乎善曰禮記曰

鳥虬歎美之辭也臻至也言堯舜成康施何德惠以至於此哉善曰禮記曰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

夜寐以思若涉善曰禮記曰淵水未知所濟善曰禮記曰良曰復得夙

淵深也言早起以求賢良夜卧思安宗廟若涉於深水未知所濟度言危懼也善曰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善曰尚書曰向

荷歎辭也偉大也歎宗廟事大何以行道可以明光先帝大業美德者也善曰尚書曰如淳曰猗歟那歟也荷美也偉大也歎辭也言美而

且大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善曰尚書曰朕之不敏善曰尚書曰

善本無不善本無不不能遠德善本無不良曰敏達也言我不達不善本無不此子大夫

之所覩聞也善曰尚書曰向曰子大夫謂賢良人也此天子之勤辭覩見也

親而近故曰善曰尚書曰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善曰尚書曰

子大夫也善曰尚書曰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善曰尚書曰策文明我疑問皆書

之以對述于篇章當善曰尚書曰親覽之咸皆著述也

冊善曰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善曰說文曰冊

冊魏公九錫文一首善曰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善曰說文曰冊

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善曰說文曰冊

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善曰說文曰冊

矢八錫鈇鉞九錫善曰說文曰冊

拒鬯謂之九錫也善曰說文曰冊

潘元茂善曰說文曰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善曰說文曰冊

也少有逸才為尚書右丞也冊符命也諸善曰說文曰冊

侯進爵受於王冊書其功績魏公曹操也錫賜也賜之九物以示功之重 善曰文章志曰潘勗字

元茂獻帝時為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魏錫勗所作

制詔翰曰此漢獻帝之制也制者王者言必為法制也詔猶告也三代無其文 善曰蔡邕

秦漢有也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 良曰持執也執節出外令得專前事

以示天子之信以明重目之忠節也領統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九年領冀州牧也 朕

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濟曰不德謂無德也

閔病也謂靈帝崩也越遠也西土長安也唐謂安邑堯所居也衛謂河內也 善曰朕謂獻帝也左氏傳楚子曰不穀不德少王社稷又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叔弔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佗境尚書曰過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

元年遷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儻復追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

縣聞喜縣然自聞喜入洛必途經河內河當此之時若綴去

流然銑曰流冠上垂珠而綴於冠者言帝室之危如流之懸然辭也 善曰公羊傳曰君若贅流然何休曰流旗流也贅

猶綴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耳 宗廟之祀社稷無位羣凶覲記

覲逾連帶城邑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說文曰覲幸也

也一人尺土朕無獲焉 良曰言天下叛逆而我無一人之也 善曰孟子

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目也 即善本有 高祖之命將墜

于善本此 地向曰墜 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善本此

濟曰夙早起也假寐不脫衣冠而寢震敬為悼痛厥其也 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永歎又曰假寐楚

辭曰心震悼而不敢也 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

銑曰先正謂先帝之政也言非曹操祖父為股肱之臣以輔佐先帝之政其誰憂我身者言曹公憂我也 善曰尚書曰呂作朕股肱耳

自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又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鄭玄曰先正先臣為公卿大夫也 乃誘天衷誕

育丞相

向曰誘進衷心也誕謂生也言曹公祖父憂深於國乃進至忠之心於上天遂生丞相終保漢室丞相即曹公也

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翰曰言曹公安理我國家大濟艱難我實蒙賴其功

德保安入理弘大也善曰尚書周公曰天受平格保又有股又曰用敬保元子弘濟于艱難左氏傳然明曰鄭國其實賴之也

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

翰曰將封為魏公授其古先常行之禮使曹公敬承我命也與

常聽承也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

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

向曰董卓為亂之首故云初也興起也羣后謂諸侯也諸侯見王室遭難皆去其位為王室謀安定之策而曹公則引進忠誠先開兵戎之行伍以除亂也攝進啓開也善曰魏志曰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時俱起卓兵強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間王政又曰會于洮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後及黃巾

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人

善本作民字

君又討之

翦除其跡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

翰曰黃巾賊張角自稱黃帝天

兵三十六萬皆著黃巾於首也反易天常而謂亂天之常道也侵我三州謂青州兗州東平郡延于平人謂延及禍難於平居之人也而曹公討之大破翦除其跡謂盡殺也寧安也東夏洛陽也善曰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人兗州遂轉入東平太祖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顛顛顛顛氏有不才子以亂天常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也韓暹

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剋黜其難

良曰韓暹楊奉並董卓將

也專擅其威於關中賴曹公之功能退其禍難也勳功克能黜退也善曰魏志曰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遂走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也拔之也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祧

字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君之

功也

向曰祧壇祀祭也建立造作獲得又治也時洛陽宮室並為董卓焚毀遷立都於許作我京兆封畿設置官班始為壇

瑩祭祀不失漢家舊事禮樂之物者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 袁術僭逆肆于

淮南憚涉憚君靈用不顯謀斬其陽之役橋蕤

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 翰曰肆

憚猶畏難也不大役患稜奮厲嚴殞死潰亂也言袁術僭號為帝於淮南曹公征之術畏難公之威靈大明之謀術乃棄軍而走曹公斬其將橋蕤於蘄陽蕤地名也授首謂斬獲其首公奮其威而淮南之逆懼公嚴整而袁術死亂 善曰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稱帝於淮南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公擊破蕤

等斬之左氏傳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施也蘄縣屬沛在陳之東也魏志曰術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憚乎鄰國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傳曰民逃於上

曰潰 迴戈東指呂布就戮濟曰征袁術迴兵而東又破呂布而殺之 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

先五原人也為兖州牧建安二年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乘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長楊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夷 乘

轅善本作軒字將返張揚沮慈斃雖固伏罪張繡稽

伏此又君之功也 向曰破呂布而還也張揚駐固皆敗而誅死也張繡降曹公沮敗斃死也伏

罪謂誅之也稽拜也 善曰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征呂布張揚將揚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

眭固殺醜將其眾欲比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眾屯宛太祖南征軍育水繡等舉降左氏傳曰楚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 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眾稱兵內侮銑曰袁紹逆亂常道恃其兵眾內懷輕侮天子之心 善曰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

南人也天子以紹為太尉會太祖迎天子 當此之時王師寡

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 翰曰寡少也寒心謂戰慄所懼漢

寒心已見上文周易 君執大節精貫白日 翰曰精誠明信

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善曰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聶政之刺韓僚也白虹貫日 奮

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官渡

善本作度字

大殲醜類

良曰

致及屈至也官渡地名殲殺醜惡也言至官渡大煞惡類謂破未紹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五年公軍官渡素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眾大潰紹棄軍走毛詩曰致天之罰屈于俾我牧之野鄭玄曰致天所以罰殲紂也爾雅曰殲盡也醜衆也

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

良曰俾使拯拔墜落也言使我拔危於若

落之中也善曰說文曰出溺為拯也

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表譚高幹

咸梟其首

濟曰洪大拓定也四州謂青冀幽并表譚高幹二人名也咸皆梟懸也言皆斬首而懸之善曰青冀幽

并也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表譚破之斬譚又曰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也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

功也

銑曰海盜黑山二賊據處也言其奔散或來順善跡而降也逆散軌跡也善曰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

進擊破之承走入海陽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眾降封為列侯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

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

功也

翰曰烏丸三種北狄也崇大也言其大亂已經二主故云二代表尚因烏丸大亂近據塞北之地以為叛逆而曹公經行

險阻束馬懸車以上下也一行羣逆皆滅逼近也善曰魏志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素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遼西單于蹋頓尤彊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尚書周公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孔安國云崇重也君北征三郡烏丸素尚表熙與蹋頓遼

西單于樓婁右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即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相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束馬劉表背誕不供貢職

濟曰誕欺也言背國

王師首路威風先逝

濟曰首向逝往也言天子大軍將行

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

又君之功也

銑曰百城八郡謂劉表所劇地也交臂屈膝謂來降自縛拜也善曰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

楚傲蜀文曰旬 奴屈膝請和也 **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

所 善本作 **欲** 向曰馬超成宜據關中反同為惡逆以相濟濱據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

破之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 **殄之渭南獻馘麥萬**

計 翰曰殄盡也言盡殺之於渭水之南馘割耳也戰勝則割死人

耳也羽獵賦曰杖鎔鄒而羅者以萬計 **遂定邊城撫和戎**

狄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左氏傳

單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

之功也 向曰鮮卑丁令單于白屋皆夷狄之名重譯謂使人傳易

善曰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毛詩疏博物志曰北方五狄

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之殊

揭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單于為單于疑字誤也單音必計切

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北羈單于謂耿

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叩笮請吏北面 **君有定天**

下之功重之 善本無 **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

翰曰以曹公之明德班述天下宣而行之以為風俗之 **旁施勤**

教恤慎刑獄 良曰勤惠恤憂也 善曰尚書曰旁作穆穆弗迷

周攸兼于庶 **吏垂苛政民不回慝** 銑曰苛繁回好慝惡也

側有婦坐作墓者而使子貢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夫又死焉吾

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

不才子曰靖譜庸回服讒 **敦宗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

功罔不咸秩 濟曰敦重崇尊援引罔無秩序也百官紀世無嗣

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曰翰

格至也伊尹之高德上至皇天周公之明德遠照于四海比之曹公則無如德者若此蓋禮言之辭過實也方並蔑無也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言曰出稱東方生之盛其遺書蔑如也毛萇詩傳曰蔑無也

聞先王並建明德祚

善本作祚字

之以土分之以民

曰向

先王謂周武王明德謂周公太公祚之以土地封疆分之以民使主治之建立福祚也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昔武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躬人七族

其禮物

銑曰物文色之類記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

先王修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良曰蕃衛謂援護時王也厥其也世時也善曰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又曰予欲左右有民也

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

也言左右輔佐其

請懲難念功

翰曰周成謂成王管叔蔡叔也請安也言其不安者謂其作亂也懲息也言息管蔡之難太公之功

也言左右輔佐其

乃使邵康公錫齊

也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又曰西土人亦不靖

太公履

濟曰錫賜也履是履使得行於四方專征伐之意

東至于海西至于

善本

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

征之

向曰穆陵無棣地名也五侯公侯伯子男也九伯九川之長伯長有罪者太公實得往征伐也善曰左氏傳管仲對厲

完之

世祚太師以表東海

銑曰祚福也太師則太公也為周王之師言世福於我太師以明表

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

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

襄王之時楚叛王命晉侯與之戰楚人敗績王乃命晉侯為諸侯之長賜以二輅車虎賁勇士鈇鉞兵器也秬黑黍鬯香草也令祭宗廟用之大開南陽之地以屬於晉晉於是當代作諸侯盟之王蓋尊之矣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

於東海東海者齊也善曰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爰及襄王亦

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柅一齒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
與之陽樊攢茅之田於是始各南陽又范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
為諸夏盟主也故周室之不壞繫鳥一國善本有是賴翰曰繫

也二國謂齊晉也言周室不壞亂是賴齊晉二國以為援護蓋將封
錫曹公乃引此古典者也善曰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
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繫伯賜是賴杜預曰繫發聲也今君稱不顯德明保朕躬

奉答天命導揚弘烈向曰上引古人此重述曹公也言曹
明大業也不大保安朕我躬身答當導引揚明弘大烈業也善曰
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

命命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向曰綏安爰放也九域天下也罔
爰有眾曰無戲怠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善曰尚書曰綏
君曰九域九州也尚書注曰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

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慝女焉翰曰伊伊尹周周公言曹
尚早於齊晉二國我甚慝也慝慝也善曰朕以眇身託于

兆人善本作之上良口眇小也帝自謙也善曰漢書宣帝詔
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又曰託于兆人之上

也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濟
言思其艱難若涉深水之危懼也非曹公所濟我無委任之所焉
淵深攸所也善曰尚書曰時于冲人永思艱攸濟已凡上文今

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善本有
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公使持節善

作使使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
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銚曰慮謂御史大夫郤慮

家符各第五第十符之數善曰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郤慮持
日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杜詩上書曰舊右善本無錫君立

土苴子以白茅爰契余善本作龜用建冢社向曰諸

則各以其方土賜之裏以曰茅魏在北故云立也爰於契灼也言於此灼汝龜以下用立家社也家社立如天子社稷然也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上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苴曰契問也鄭玄曰契灼其龜毛詩曰乃立冢社戎醜攸行毛萇詩傳曰冢士大社也昔在周室畢公毛公

入為卿佐向曰畢毛二國名皆入為天子之卿佐善曰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曰畢毛皆國名入為天子

公卿周邵師保出為二伯銑曰周公為太師邵公為太保出也

邵公為保周公為師鄭玄毛詩箋外內之任君實宜之曰

曰召伯姬姓也作上公為二伯上言畢毛周邵為內外之職此言曹公實宜居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翰

其語辭也言丞相兼統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

上故傳武平侯印綬銑曰曹公先封武平侯言今更下傳魏國之璽敬將我命以信治華夏之人故武平侯印綬所傳授者且上還於我此言却入武平侯印於天子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合於傳故既下斤將

命上故傳及印綬也尚書曰諸將天威又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爾雅曰允信也今又加君九錫其

敬聽後命善曰左氏傳宣引曰且有後命也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

儀善曰家語孔子曰唐虞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肅曰經緯猶織以成之國語泠州鳩曰爾民軌儀也使安職

業無或遷志銑曰言無得或遷移其志是用錫君大輅善本有戎輅二字

各一玄牡二駟良曰輅車也玄牡馬也二駟八匹善曰君杜預左氏傳注曰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也君

勸分務本善本力人善本作民字昏作良曰昏愛昏懼也善曰左氏傳咸文仲曰敗食省用務

貢大業惟興濟曰勸人農桑故粟帛滯積而多也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滯積久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是

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性亦副焉善曰衮冕之服亦副焉善曰衮冕之服亦副焉善曰衮冕之服亦副焉

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濟曰衮冕之服亦副焉善曰衮冕之服亦副焉善曰衮冕之服亦副焉

周禮曰王之服屨赤舄青約也濟曰衮冕之服亦副焉善曰衮冕之服亦副焉善曰衮冕之服亦副焉

敦重洋使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曰少長有禮。陳之以德義而民與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也。

上下咸和。善曰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是

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向曰軒懸諸侯樂也。佾列也。謂以舞為行列有六行。

行六人也。善曰周禮曰小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司農曰軒懸去一面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用六。杜預曰六六三。

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翰曰翼佐爰於也。言

四方也。善曰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遠人回面華夏。

充實。良曰回面謂臣服也。華夏充實謂人富也。善曰刺秦美新

也。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齊曰朱戶天子禮貴之。善曰服

戶赤也。勅集曰制詔魏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向

研情明智思天下之所難也。折智也。帝天也。善曰鄭玄周易注曰

哲能官人也。官才任賢羣善必舉。銑曰官者必以其才任使者

善曰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材。論語子曰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材。論

納陛者致於殿兩階之間使其上殿。善曰漢書音義意淳注曰刻

也。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甯也。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齊曰秉執

無私也。處中處大中之道也。善曰毛詩曰織毫之惡靡不

抑退。善曰百姓百官有織毫之奸惡者無不抑折而退之。靡無也

毛之。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向曰虎賁壯勇人

百人也。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銑曰察天子刑法明其有

厥其也。善曰國語敬姜曰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章昭曰犯關干

紀莫不誅。死之。善曰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統千國之紀犯門斬關孔安國尚書傳曰殛誅也是是用錫君鈇鉞各一濟曰鈇鉞兵也善曰蒼

也又曰鈇斧也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維向曰驤舉也八維天下四方四

角也言君如龍舉謂高也虎視謂威也旁眺天下恐不安也善曰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周易曰虎視眈眈楚辭曰引入維以自尊也

掩討逆節折衝四海良曰掩襲征討其逆亂天子之節制者折挫奸惡衝突疆敵於四海之內

善曰毛萇詩傳曰揜大也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諸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子之謂也

也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盧弓十茲矢

千銑也諸侯有功賜之善曰杜預左氏也茲黑也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君以溫

恭為輸曰基本也善曰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又曰張仲孝友也明

允篚詒人感字平朕思向曰允信篤厚也善曰左氏傳曰高陽氏有子明允篤誠也是

用錫君秬鬯一卣西璿璣副焉濟曰秬鬯黑黍香草所為酒使供祭祀也卣

樽也璿杓也以珪為柄珪贊皆玉名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樽也以圭為杓謂之圭瓚也魏國

置之魏公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良

君往欽哉敬服朕命銑曰君往欽哉敬用

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善本傳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善本傳

善曰尚書王曰簡恤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

揚天子休命也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百選三王卷

三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苑丁觀重註

令

任彥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脩楚元王墓教一首

七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二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曄

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官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

受封也

任彥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昉為太后令梁王受禪秦

法皇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濟曰具位謂在位百官也善曰言梁武故曰具也

夫功不

在賞

善本作任不賞

故庸勲之典蓋闕

銑曰有功存時而不賞者則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

行也庸用勲功也善曰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日貴史記荆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勲親昵近尊賢也

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

寡

善本有也字翰曰梁王施功等造化之成於萬物答謝之道少者蓋為功至大不可報謝也侔等途道也善曰言恩施既隆

侔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

於父要不得

善本得下有不字

彊為之名使荃宰有寄

向曰

雖不可荅然要不可彊為立名以主天下使君臣有所寄託也荃君也宰臣也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強為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強為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昭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也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向曰

公謂梁王也淵深也 善曰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寔 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 不改參辰

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一儀貞觀 良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

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貞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 善

曰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與桀紂不異星辰而云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

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在

昔晦明隱鱗戢翼 濟曰梁王在昔微時暗潛其明如龍鳳隱鱗翼而晦暗戢斂也 善曰周易曰明入

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

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銑曰謂潛隱之師 善曰魏志段灼理鄧艾

尊師傳也博廣也讓齒謂推尊之也法言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

劍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翰曰劍氣謂勇氣也 公六韜云屈於一人之

下申於萬夫之上此謙厚之道必致尊也 善曰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凌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唯

聖人辯析先 天口而似不能言 向曰辯析謂分別事理也 善曰七略曰齊田駢好談

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 文擅雕 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龍而成輒削其 善本無 藁 良曰言專擅於文若雕龍之彩 飾成也則輒削除其藁草之本

善曰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人為之語曰彫龍赫赫 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

如淳曰所作 爰在弱冠首應弓旌 濟曰弱冠二十時也 首初也凡天子招引

賢良皆使使執弓旌以為天子之信 善曰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 制曰褒然為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

子曰夫招士以 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 銑曰客游梁朝謂 旃大夫以旌也 比漢朝司馬相如

枚乘之徒游於梁孝王門聲名籍甚於天下謂梁王衍初為巴陵王 府法曹故以此也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

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 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

庭公卿閒名聲籍甚音 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 翰曰薦進也梁主遷

義或曰狼籍其盛也 為太尉王儉府祭酒宰相也道德深遠為天下所譽而高者也 善

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累

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 老廷君譽于四方也

締構斯在 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室之事於此末年

始為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季末也惟斯謂初

也締結構合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

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

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 功隆賞薄嘉

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

庸莫疇 良曰嘉善庸功莫無疇報也 善曰陸機 一馬之田

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也

介山之志愈厲 濟曰田十井為通通十為城一馬言少也介

山介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齊

以梁王功多禪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為多也然執志

固辭益高於介推也愈益厲高也 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

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乘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

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

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縣上 六百之秩大樹之

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號斯存 銑曰漢邴曼容位至六百石輒謝病而去亦比梁王辭

爵祿也漢馮異每舍止處諸將並坐論功而馮異獨屏

於樹下不共論功軍中號為大樹將軍言

不敢南牧 翰曰擁執也旄旌旗之屬以麾眾也司部司州也代

謂比胡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牧牧放也 善

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

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

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

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也

起 向曰王者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則胡

兵之塵希能夕起也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招政宏既退

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主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

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

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 惟彼狡童窮極凶虐 善本作窮凶極

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

童謂東昏侯即位行暴虐誅戮良善比之童僕也 善曰何之元梁

典曰東昏即位位媠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

佼僮兮不我好兮鄭
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濟曰泯滅也謂東昏侯無道

善曰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
旒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也
既而鞠旅誓

眾言謀王室良曰鞠告也言告其軍旅誓戒眾士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為內伐毛詩曰陳

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哲眾
白羽一麾黃鳥底

定翰曰白羽白旄也黃鳥地名底平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

甲旣鱗下車亦瓦裂向曰言凶徒旣殞其兵甲若推鱗而下之車破如瓦

致天之屆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也

拱揖羣后銑曰屈誅也言致天之誅但拱手以揖百官公卿而巳羣后謂百官善曰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濟曰豐大之功厚利於人無得而稱言功

之多不可盡說善曰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大伯三以天下讓入無德而稱焉

祥光總至休氣四塞良曰祥光休氣並和平之瑞氣也塞滿也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翰曰堯見五老

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耀四方也

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于天入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蓋美言之其實無也善曰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童黃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為星

元功

茂勳若斯之盛濟曰元大茂盛勳功也善曰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勸進表曰

而地狹于善本作乎字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慝

焉輜軒萃止向曰周賜太公履東西南北方行之地狹謂地狹於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此也慝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帝寶融也輪軒萃
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楊
雄答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輜
軒之使毛詩曰有鷄萃止也

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
辟人致其誠良曰某官某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載於此故略
不言也百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善曰致誠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其
刑之長笛賦曰致誠效志也

良
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梁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
百官以朝之庶使此志不為冬遠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也善曰

也
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還而復之義
也毛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
善曰蔡邕獨斷
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善曰裴子野宋略
曰義熙十三年高

祖北伐大軍次留
城令脩張良廟

傅季友
翰曰沈約宋書云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
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至散騎常侍後為

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
伐過彭城脩張良廟乃下此教秦法諸公王稱教

教者教示於人
也善同翰注

綱紀
濟曰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皆主簿宣之故若先呼之亦猶
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善曰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
事齊王曰泥豹雖
陋故大州之綱紀
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云乎對曰未也臣聞盛
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
傳曰泯
減也
善曰管仲相齊而國理禮樂
其被髮左衽矣微無也被髮左衽者狄之服言無管仲為相則禮樂
大壞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美其功也今宋公撫思此事彌深於情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善同
銑注
良曰易坤卦之六二
交辭云君子黃中通

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言子房之道亞次於此易繫辭曰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子房之行典顏回照明以為隣近也善同良注

風雲玄感蔚為帝師
翰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此深感蔚
也玄深蔚盛也善曰漢書曰張良

也玄深蔚盛也善曰漢書曰張良

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

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向曰夷平也子房能平項羽定漢祖拯拔也橫流謂亂也 善曰廣雅曰

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剄說文曰出溺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 **固**

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良曰固已辭也參近軌跡也伊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土賢

臣也冠首也仁德乃為管仲之首孔子謂管仲為如其仁 善曰典引曰以冠德卓綽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管仲之力也 **若乃神交** 善木作交神 **圯** 與上道契商洛翰如其仁如其仁

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圯橋黃石公神也商洛山名四皓居其中也子房為呂后畫策迎之以得太子位遂定契合也 善曰荅賓戲曰齊

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汪表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

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

人之 **顯默之際窅然難究** 銑曰籌策明默窅然 **淵流浩** 力也 **顯默之際窅然難究** 深遠難以究探也

瀆莫測其端矣 濟曰言子房之德深廣浩瀆不測其端涯也善曰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相玄

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拈擊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吳都賦曰瀆溶沆瀆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張

良慮若源泉 **塗次舊沛佇駕留城** 向曰宋公行途次沛國深不可測也 立駕留城留城子房所

封留侯之地也 善曰漢書沛郡有留縣又 **靈廟荒頓遺像** 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停又也

陳昧 向曰像形昧暗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

替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 **撫跡懷人永歎寔深** 翰曰寔實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 善曰

毛詩曰嗟我懷人 **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 又曰寤寐永歎也

善本作 **者亦流連於隨會** 銑曰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於京字 其所謂夷門夷門梁城之東門也

言太史公佇思想侯嬴之跡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晉大夫葬所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

不忌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武子則隨會也文子留連下淚以思於隨會 善曰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

擬之若人亦足以云

向曰擬比也若人言此入謂侯嬴隨會亦足以言子房也善曰論語子

曰君子哉若人毛長詩傳曰云言也

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

以時致薦

濟曰蘋蘩水草也行潦雨水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可時薦祀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蕓藻之菜

潢汗行潦之水

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翰曰抒申刊缺烈業也

善曰廣雅曰抒澌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

主者施行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一首

翰曰楚元王名交漢高祖異母弟也封於楚諡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脩之善曰宋公楚元王後故脩治其墓也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

向曰彌益也善曰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

褒有行鄭玄禮記注曰崇尊也

尊本敬始義隆自遠

良曰本始謂先祖宋公漢之孫也善曰

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孫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

楚元王積仁基

德啓蕃斯境

銑曰基本啓開也斯境謂彭城彭城屬楚故也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公仁而民積

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

素風道

業作範後昆

銑曰素風儉約純素之風道業謂博通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善曰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

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鹿統曰方欲興長道業卻正釋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

本支之祚實

隆鄙宗

濟曰支體祚福宗盛也宗盛我鄙賤之宗鄙者謙也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揚脩牋曰述鄙宗之過言也

芳餘烈奮乎百世

翰曰烈美奮發也善曰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

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問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

而丘封翳然

墳塋莫翦

向曰封疆界也翳然荒蕪莫翦謂無人翦除灑掃也善曰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

所感遠存往慨然永懷

良曰感傷遠化存思往事慨然為歎而長懷者也善曰李陵書曰

能不慨然毛詩曰維以不永懷夫愛人懷樹計棠且猶勿翦銑曰愛其

者則召伯之植甘棠且猶不翦甘棠木名善曰毛詩曰蔽芾甘棠

勿翦勿伐召伯所芟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

決獄後人思其德美追甄吉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齊

愛其樹而不敢伐也追甄然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齊

甄榮泯滅也漢詔魏信陵君守冢五家寔為不滅善曰鄭玄尚書

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豐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

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也況瓜舛庭所興開源自本者

平翰曰言召伯信陵尚且如此況我興元王如瓜蔓所起相連可

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也向曰蠲免復除

五家謂長給灑掃便可常行也善曰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良曰蕭子顯濟書云王融字元長琅邪人

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

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善注同

問秀才高第明經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木之發華秀見

者愛之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明於經國

之道第一者也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良曰后

君也此述古之聖君至治者也善曰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體

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骨

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濟曰體象大道功成而不居見其

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向曰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華封致乘雲

之拜良曰華封有道之人也堯往見之而謂堯曰使聖人壽且富

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多

男子則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則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壽則于歲

之後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堯拜之善曰然崆峒有拜乘

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

或揚旌求士或設虛待賢

翰曰揚舉也舜

有舉善之旌旌幡也求士謂求賢士虛鐘架也禹治天下以五聲為

銘於虛曰賢者教我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

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揚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曰

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簾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

以獄者用能敷化一時餘列千古良曰敷布烈美也善

揮輶也善脩敷化二都威教克善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銑曰寅敬

也言敬奉天命恭思經國之長圖善曰爾雅曰寅敬也惟思永長

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審聽高

居載懷祗懼敬也向曰審其聽受高居思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祗

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善曰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

曰予小子夙夜祗懼也善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濟

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闕之闕未有直言之戒象魏天子闕也所

以命百官為箴戒之言懸之於上言未箴者未有直言之士善曰

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

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

者**寤寐嘉猷延佇忠實**立以渴待忠實之臣嘉善猷道也

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子大夫選名升學

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也子大夫選名升學

利用賓王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太學利於時用賓佐王道

升進也善曰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

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卿論秀士司徒論選士

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太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也**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銑曰懋美也三道

之要謂國體人事直言也此三者何者為要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

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

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今此四者何為通也善曰漢書詔策晁

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

書故事三公辟**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向曰以子大夫如鹽

梅和羹實所屬望召以四科取士善曰尚書曰若作

和羹爾為鹽梅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號公納諫濟曰周宣王即位不脩籍田千

畝之禮以為農先號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實在於農宣王遂納其言善同濟注 漢文缺三推土之

義賈生置言翰曰漢文帝即位亦不脩籍田賈誼諫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帝乃躬耕以勸百始也籍田之禮天子三推

善同翰注 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良曰人以食為天若無人不生也

善曰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勸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

民所恃 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銑曰假以生也

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善曰漢書荆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

攻也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成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朕式照

前經寶茲稼穡向曰前經謂籍田也寶重也種曰稼斂曰穡善曰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

寶 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濟曰祥善也擇善之

日將行籍田之禮也青旗籍田之旗也肅勤也膏膏腴也朱紘冠飾也戒勅典法也言勅正其常法善曰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

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籍 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

屬兩 將使杏花莒葉耕獲不愆翰曰月令云杏花生種百穀呂氏春秋曰莒始

生於是耕也獲收苗也愆失也善曰泥勝之書曰杏花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蘭之此謂一耕而五獲呂氏春秋曰

冬至五旬七日莒始生莒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莒莒蒲水草也 清剛古冷風述遵無

廢良曰剛田中為隴廣尺深尺所以停水以潤田故云清剛冷風所以養苗明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無廢也遵法也善曰呂

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剛欲少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

於苗中央師師然 而釋耒盧佩牛相訟莫反向曰釋耒也耒耕具

也漢書曰龔遂見人佩刀劍者謂之曰汝何為佩牛春夏不起田畝言刀劍可以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惰業之人廢耕而佩牛者相習而

為如水公流不返也言情業之人不復知改也善曰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

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兼貧擅富浸以為俗銑

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汾綠也富家兼并貧人常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為時俗之常然如水浸物

日以毀壞言兼并之家可以壞國如此也善曰漢書曰兼并之塗

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今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

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若 翰曰爰易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

煩愚民也擾煩也善曰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

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

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鹵可腴恐時無史白濟曰渴鹵薄地也若使此地可致

水溉之也善曰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

灌鄴旁終古息鹵兮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

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 **興廢之術矢陳厥謀**向曰矢直也言易田

直陳其謀善曰尚書序曰咎 引渠之術可廢興者

繇矢厥謀孔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良曰大易易也易云君子以

緩赦刑人命深重也規則也議獄緩死議其輕重之情以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敬法卹刑虞書茂典 向曰

舜典也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欽敬恤憂茂盛也敬法憂刑恐其不中此為盛典 **自氓俗澆弛** 式

法令滋彰銑曰氓民也弛廢也言民俗澆薄廢本逐末也滋多

南子注曰澆薄也澆與渠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 **肺石少不寃之民** 善本作棘

林多夜哭之鬼翰曰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之寃肺石

之春秋元命苞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鬼哭謂誅無辜也言寃人且多復有無辜者 善曰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

以明發動容具食與慮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具食晚食

也言見此刑法未中早起晚食動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 **朕所**

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

容貌典思慮言憂也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與不遑暇食 傷秋茶之密網

側夏日之嚴威 銑曰茶草也其葉繁密謂刑法酷暴亦如之 又如夏日赫然威嚴可畏也網刑也言如張

網者也 善曰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茶網密於疑脂左氏傳豐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也

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永念畫冠緬追刑厝 良曰堯畫其衣冠使異使服之人皆不犯故永念之周成王康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

之緬遠也 善曰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紀年曰成

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徒以百鍰環 輕科反

行李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 向曰徒但也百鍰金刑以金贖罪者周穆王有此刑

科季葉則穆王時四支謂墨劓官劓也爰於創始也前古謂周也 善曰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

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

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 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 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也

善曰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廡深百仞因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人

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

不治鄭玄儀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 歌雞鳴 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翰司善注

於闕下稱仁漢牘 銑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為吏皆稱清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亦

無由也妾願入為宮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帝憐悲其意遂赦之令天下除肉刑故稱漢文帝為仁列於史牘 善曰班固歌詩

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因急獨覺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

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

冀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 二途爽 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濟曰二途謂一用峻

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尚書曰禹拜昌言

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尚書曰禹拜昌言

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

良曰財者人之所資故利之而聚書云一曰政二曰貨次

於政下故曰次貨者通萬物之名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也

泉流表

其不匱懋遷通其有無

善本作亡字向曰表比匱乏也財貨比之泉流使其不乏懋勉也謂

遷有貨至於無貨之處以遂其利皆勉力為之善曰漢書曰貨既流於泉布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貿遷有無化居也

龜貝積寢緡

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積世寢廢也緡緡皆繩也

專用

翰曰古者貨用具寶用龜比今之用錢以緡緡貫穿之積寢謂

管子曰凶歲糴釜千緡孟

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世代茲多銷漏參三倍良曰謂

代多則銷磨缺漏減薄三倍也

善曰言下貧無兼辰之業

錢之銷磨缺漏或復參分或至一倍也

中產闕游歲之貲

銑曰下貧謂貧人不濟者兼辰謂兩日也中產謂中平之生者游歲謂再歲也貲猶

用也善曰周書百歲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

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

產也左氏傳晉游

惟瘼

莫卹隱無捨矜歎

向曰惟思瘼病卹憂也言

此貧人不濟者思而病之憂隱於心不捨哀矜嗟歎之至也

善上

曰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帝溥臨賜朕休寶

善木寶下

叩

斜之谷開而出

銅

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寶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也叩斜蜀中山名善曰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

防也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俊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也

且有後命

事茲鎔範

翰曰謂此銅後將命工人人事此銷法而用之為錢以

利於民鎔銷範法也善曰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耒耨冶鎔炊炭

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后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

也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

也今將繼太公之職事

善曰相子新論曰漢

但赤仄深巧

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

千六百

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

向曰赤仄錢也以赤銅為稜

為患榆莢亦錢也漢時以秦錢重難用更為榆莢錢而後甚多而益
輕也言今欲鑄錢赤仄榆莢輕重難為權宜也善曰言今欲為錢
若赤仄則姦巧學鐵深為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乎漢書曰
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
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
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皆幣權輕重
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母權子而行民皆得
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
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
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其輕重也
開塞所宜悉
心以對 銑曰開用塞除悉盡也錢之輕重用者除者盡心以對
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
之路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

翰曰理其歷數以明其時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曰去
殷之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也

改憲勅法審刑德

之原

濟曰帝王之興改其法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 善
曰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曆改

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
繆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而歷以為牽
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
迓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
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
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 分

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

良曰唐官堯之官炳明也

數之事 善曰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
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

及嵎夷廢職

昧谷虧方

良曰堯時乃命羲仲嵎夷嵎夷山名日出處也廢職
謂夏義和酒淫廢時亂日也昧谷日入處虧方謂失

其方位 善曰言司歷之官
廢也嵎夷昧谷已見上文

漢秉素祗之徵魏稱黃星

之驗

向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常執此以自負故云秉素祗也秉
執祗神徵應也魏氏將興乃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

善曰言五德之次亡也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遠
東殷墟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

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表紹天下莫敵也紛諍空軫疑論無歸銑曰謂律歷五行日月之

理紛諍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歸善曰方言曰軫戾謂相乖戾也朕獲纂纂洪基思弘

至道翰曰纂繼洪大弘亦大也至道謂妙道也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

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道也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濟曰言令日月光輝美而

相應風雨四時和順也善曰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

也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

如哉良曰克能旨美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言今欲使如堯能明道乎子大夫秀才也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

善曰尚書曰克明俊德濟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驪黑馬也建寅月為正則今正月也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翰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十二月也言

夏殷黑白改色寅丑殊建其何為可分別明白書之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翰曰秉執也錄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御

制天下也樞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知四時之不失也善曰尚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

存亡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

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讖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五辰空撫九

序未歌向曰五辰五行之時也撫順也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水火金木土穀三事謂正德利用厚生也書云九

功惟叙九叙惟歌今未歌者謂其未治善曰至於思政明

臺訪道宣室銑曰明臺明堂也天子布政之宮宣室謂漢召賢良之處殿名也善曰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

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

隊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良曰今惻愴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善曰尚書曰

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故恤貧緩賦

省繇慎獄刑獄善曰憂貧人寬賦稅省繇役慎幸四境無虞

三秋式稔濟曰四境無段備之事謂不起甲兵三秋之稼用有豐稔也虞度也善曰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

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表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而多

黍多稌杜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之歎翰曰稌稻穀也幽七月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今必多此歎者盈多也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

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豈布政未

優將疲善本作民難業銑曰問豈由布政治之未優洽將為疲弊之民難成產業也善曰

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禄是適周禮曰以園土教罷民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

心以匡厥辟良曰爾汝宏大罔無匡正厥其辟君也言登汝於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天下無不同心正其君也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文曰將崇論宏義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向曰惟辭也建立也典常也言王者立國常命賢良居其

官秩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上叶星象下符川嶽濟

叶合符同也上合星象者三台星主三公位也下同川嶽乞即象河海三公又象五嶽也善曰春秋漢含章曰故三公象五嶽九卿法

三台九卿法比斗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必

才授位善本作揆務分司翰曰仁義忠信禮樂曰天爵人有此六者具脩則為人紀綱皆

可從於王事然後因才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善曰孟子

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

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爾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向曰少

有鳳皇至故以鳥名官以鳳皇為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
開丹鳥司閉此五正也朱宣則少昊之號也忒差也言下人皆不差
失 善曰左氏傳鄭子謂昭子曰少皞擊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
鳥師而鳥名立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
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 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

良曰工官也黃帝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為官名有五又有同德者四
人以五合四為九官也黃序則黃帝也庶眾績功疑成也 善曰漢
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
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
典樂龍作納言元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
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曰庶績其凝
孔安國曰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 銑曰周建官號有三百也
疑成也 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
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

略言 歷茲以降游惰 善本作 寔繁 濟曰歷從茲此降下也
之耳 急情之職者實繁多也 善曰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
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

寔繁 有徒 若閑冗畢 善本作 弄則橫 去聲 議無已 翰曰冗散
閑散之官盡為弃廢則怨嗟橫議無已 善曰荀悅申鑒曰正貪祿

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
作諸侯放恣 處士橫議也 冕笏未澄則坐談彌積 向曰冕笏官之服
飾也若官不事澄

清之道則坐為談譏者益復多積也彌益也 何則可脩善詳
其對 銑曰則法言用捨二途何法可脩而行之善為詳審以對我
之毛萇詩傳 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 濟曰賢牧分陝謂邵
公也 善曰公羊傳

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邵公主之袁煥與曹植書曰邵公
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
我共治者其唯 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 良曰言
良二千石乎 必樹其風化也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家也績功也 善曰論語曰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瘳惡樹

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為邑起冢立祠

琴台置醇酒善曰呂氏春秋曰密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

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翰同善注

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咎鹽危之域

濟善本俗於仁壽之地良曰賢吏雖守文法不害於人也雖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

臨危之人俗為仁義故使人登壽考也咎臨也域亦猶地也善曰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也咎危已見謝眺八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殿一卅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

若高宗也善本有下之有惡吏之罪也

銑曰吏之仁賢黎民不犯吏之不肖則民有惡則吏之罪也善曰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頃

深汰太珪符妙簡銅墨濟曰頃猶向水也汰謂沙汰珪符謂刺史銅墨謂縣令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為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誅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

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良曰魯恭為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虫不犯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也言今雖沙汰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且未馴秋螟復不散也馴行也螟蟲所以食苗者善同良注

入在朕前湊其智畋出連城守

闕爾無聞銑曰漢虞丘壽王為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言今所選刺

豈新樞由之道未弘為網

羅之目尚簡翰曰樞積弘大簡略也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目網孔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豈薪積之未久為復網羅之目尚略善曰毛詩曰芄芄棫樸薪之樞之

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恐侵誤執事之臣不盡

意正辭以對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母枉執事音義或曰母為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彊國罔圖

惟舊 銑曰上智之人且利於民而不迷於禮大賢之人彊於國無謀於舊法皆取權宜以為制度但利民彊國而已 善曰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

不法其故苟可以彊民不脩其禮也 **豈非療飢不期於鼎**

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濟曰權宜應時之理豈非飢者不擇食拯濟沉溺者豈待為規矩之行步

貴救之而已 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藥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

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

殊風而並烈 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晉文齊桓秦繆楚莊宋襄異道謂異其政道殊風謂殊其風化霸長烈

盛也 善曰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

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相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 **今農戰不脩**

文儒是競 翰曰脩理也今田農及兵戰之事並不理文儒之人皆相馳競 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

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況文史也 **弃本徇末厥弊滋多** 向

徇求厥其也 善曰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 **昔宋臣**

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 濟曰宋臣謂墨翟也漢主

謂宣帝也鄭衛謂淫樂也 善曰宋目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子

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急曰辭賦大者

與詩同義小者辯廉可嘉譬如 **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

而權 銑曰賤禮樂文章豈欲非先聖之道而以為無法乎以窮道而權時之宜既猶窮也 善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今欲專

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良曰今欲專男士為耕女士為桑以資衣食鄉閭之

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善曰孝經鉤命決曰耕桑五都復而

欲先農戰後庠序待民富歸文學之道庠序亦學善曰漢書曰王

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

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善曰漢書曰王

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其道奚若爾無面

從向曰奚何若如爾汝也面謂對面順從而退有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

宋人失馭淮汴崩離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

朕思念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

舊民永言攸濟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

故選將開邊勞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

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

禮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

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

所以關洛動南望之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

華美也言奉君命為美也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

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言今有外蕃懷德

來賓亦仰我如膏雨善曰周禮曰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也

所以關洛動南望之

懷德勳夷遽北歸之念

濟口關秦也洛洛陽南望謂亂已平齊都江南故云南望德夷北秋

也言其處北有歸化於國家之念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遽競也

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曰銑

危葉謂秋木之葉落霜而畏風鳥之驚擾聞弦乃落此喻北齊後魏也善曰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挾曰草木遭

霜者不可以風通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

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

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無待干戈聊用辭辯

良曰言其易為誅伐蓋用辭辯亦可定之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

向曰三輔後魏所都五州北齊所據片言之辯一說曰可求而定之京兆左馮翊有扶風曰三輔豫青徐兖冀州曰五州善曰漢書曰

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斯路何名右扶風是為三輔五州已見頗延之侍遊曲阿後湖詩斯路何

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何

以及之誰人或堪為此事誦述也沃猶洗也善曰爾雅曰階因也

言進嘉謀當謂頌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

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擇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升銑曰天監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昏侯

無道比之於紂善曰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向曰謂東昏無道武帝伐之而齊禪位於帝故曰時來而乘此歷數運會

也善曰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也當展永念猶懷慙德向曰

子屏風也慙德謂謙無德而為人君也善曰禮記曰天子當展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何者百王

之敝齊季斯甚翰曰百王謂古來之王也善曰班固

冠禮樂埽地無餘濟曰言如埽地而淨一無餘者善曰衣

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周斲善曰斲

刑方經綸草昧斲善曰斲

理造禮樂也善曰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珣而為樸蘇林漢

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向

三王夏殷周也粗略也六代黃帝及堯舜三王也宮天子之懸樂判

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良曰百度法制也草

用靡資翰曰若不稅賦百姓則國家所用無資也靡無也善

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

課田租儀曰民田租芻藁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藁愀

小然疚救懷如憐赤子向曰愀然憂色變也疾病也言憂如

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齊曰一人向隅則滿

安欲令其安使我無不樂之念人皆有資給之足可得乎饒足也

稍去關市之賦銑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至多故云漸

者稅錢今將去之可乎善曰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

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

籍而不稅毛萇

詩傳曰資財也

善曰尚書曰百度唯貞論

語曰裨諶草創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也 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 翰曰三道謂國體人

謂才可以利於時用為帝王之賓 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良

客 善曰三道賓王已見上文 此理何從謂少賦稅求國家足用百姓不足此理何從而致佇立

待也良善也 善曰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興之要敬俟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 向曰諸生謂諸書生少時有志於學也 善曰鍾離意別

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 閉戶自精開

卷獨得 濟曰精專於學開書卷而獨得其趣 善曰楚國先賢 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編精力過人大學謂曰閉戶生入

市市人相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 九流七略頗嘗觀覽 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六藝百家庶非牆面 翰曰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 家言百舉其大數庶近也牆面謂而

向牆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 善曰漢書曰九流有儒 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

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 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

養國子以道及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

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 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 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聽覽之暇三餘靡失 向曰靡無也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墨子曰早朝晏罷

斷獄治政也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弃日魏略曰董遇字季 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

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 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 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弗能動俗 銑曰言上之化下如草之偃卧必從於風而我好學 虛寡弗能得動於時俗惟此帝自謂也 善曰論語

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昔紫衣賤服猶化 必偃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

齊風 善曰翰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 紫公患之告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

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即中莫衣紫其明日國 長纓鄙好且 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良同善注

變鄒俗 翰曰鄒君好服長纓國人皆好長纓君甚患之因自斷 之而國中皆亦不服也上之化下有如此者 善曰出

韓子同 **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 向曰言以德薄於往賢而

學化下也 **且夫措紳道行祿利然也** 濟曰措紳官服也言此道之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

然也 **朕仰** 善本作心

駿骨非懼真龍 善曰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

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

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

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

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

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

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 **輜** 薄 **青紫如拾地芥** 良曰輜

而非士者 **輶** 同善注 **輶** 丁 **青紫如拾地芥** 輶車也

青紫貴位之服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

載之多也取之易如拾地草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

歸輜輶紫綬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

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 **而惰游廢業十室而**

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 **九** 善曰惰 **鳴**

九翰曰言學者懶惰游謂游鐵以廢道業者十家有九 **鳴**

九游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及季抄天下欲反十室而九也 **鳴**

鳥蔑聞子衿不作 濟曰周書云收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

及道義者化之恐不降意為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

則鳳皇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勉為學故鳴鳥無聞鳴鳥

向曰言以德薄於往賢而

帝業則優於前事意欲儒

之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

善本作心

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

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

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

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

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

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

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

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

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

輶同善注

輶丁

輶車也

青紫貴位之服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

載之多也取之易如拾地草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

歸輜輶紫綬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

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

韓子同

學化下也

然也

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措紳先生之略術班

固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善曰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

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

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

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

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

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

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

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

輶同善注

輶丁

輶車也

青紫貴位之服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

載之多也取之易如拾地草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

歸輜輶紫綬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

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

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

且夫措紳道行祿利然也

朕仰

駿骨非懼真龍

青紫如拾地芥

輶

輶

而惰游廢業十室而

九

鳴

鳥蔑聞子衿不作

寔應有良規

猶其寂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

良曰立鼓於朝有

欲諫君擊之設謗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

良曰立鼓於朝有

欲諫君擊之設謗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

良曰立鼓於朝有

欲諫君擊之設謗

向曰言以德薄於往賢而

帝業則優於前事意欲儒

之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

善本作心

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

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

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

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

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

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

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

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

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

輶同善注

輶丁

輶車也

青紫貴位之服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

載之多也取之易如拾地草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

歸輜輶紫綬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

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

木於闕有誹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矣善曰比雖輻

鄧析子曰竟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此聖人罕奏闕下多非政要曰伏青規善本作罕能切直曰

言諫人多非政要曰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內庭也以青色規

之而諫者伏其上善曰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

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漢書曰史

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栢子新論曰

切直忠正則汲將齊李多諱風流遂往向曰將謂齊未法

暗之敢諫爭也將齊李多諱風流遂往人多所忌諱此風

流而遂去乎善曰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

彌貧淮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義廢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向曰將謂我空有慕古之

疑問之辭善曰漢書曰王莽奸空言慕然自君臨萬寓介

古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也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漢書宣帝詔曰

在人善本作上翰曰寓國介獨也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

朕承洪業託于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濟曰徙遷

士民之上也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

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

減死一等與家屬髡徙眭五眭仕有違論輸左校翰

朔方詔不得以赦令除也季膺為河南尹宛陵大姓羊元羣有賊罪膺將罰之元羣乃行賂於

臣賢膺乃坐論輸於左校睚眦不和貌輸役也言從役於左隊之中

善曰漢書曰原涉好眦睚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

萬年傳曰論輸府下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

元羣罷北海郡賊罪狼藉膺表欲罰其罪元羣行賂官而使直

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流令丞也臣杜口忠讜絕路善本作路絕銑曰杜塞讜互也善曰漢

侯報怨聲類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向曰言我雖不

曰讜善言也而直臣忠正絕路恐大長之道有所不周善曰韓詩曰將恐將懼

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為相温司馬不存小察盡弘

長之悉心善本作以陳極言無隱良曰悉盡也言盡以心

風也善曰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極言無有

所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也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六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註

皇明

龍統丁觀重刊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一首

孔文舉

翰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後為



曹操奏誅之下欲弃市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欲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銑曰洪大俾使乂治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

衆官舉禹治之而定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

治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善曰尚書曰尚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 善曰尚書曰尚

載羣士嚮晉臻 濟曰世宗武帝廟號統理弘大疇誰咨嗟熙廣

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世宗畢畢思弘祖業尚書云帝曰疇咨

並作嚮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嚮之應聲也 陛

下睿 善本作 聖纂承基緒 良曰陛下獻帝也睿亦聖也纂繼

曰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 遭遇厄運勞謙日仄 翰曰厄

也 善曰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

朝至于日中 惟岳 善本作 降神異人間 善本作 出 銑曰

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此言山岳降靈間生異人 竊見處士平

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力角切向曰處士不從官者也淑善亮明英美也卓犖高絕良言善

質正美明才高絕於人 善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

實曰卓犖諸夏 初涉藝文升堂覩奧 濟曰涉歷也藝文謂道

觀與言初學則見道藝之深 善曰論語云子曰 目所一見輒

誦於口耳所暫 善本作 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 千四百

若有神 良曰稟性淳和與天道合思謀深遠有若神明 弘羊

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翰曰桑弘羊能以心計事也張

安世嘗從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安世乃聞記後得所亡書校之一無遺失潛深默聞也言此二人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怪善曰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其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也上奇其能擢為尚書令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

若鷲疾惡若讎

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潔白見善可慕者鷲之若不

及聞為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善曰國語楚藍尹文豐謂子西曰夫鬪廬聞一善言若鷲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操中正疾惡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向曰任座魏文侯臣抗舉

也舉行執直史魚衛大夫邦有道邦無道不改高直之節厲高也殆幾也言此一人之直幾不過於衡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

執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良曰言立衡於

朝忠正廉能有可觀矚善曰史記趙簡子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

臨敵有餘

翰曰全塵也涌起解判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滿之氣如全氣也至於判疑解屈臨於所敵必綽有餘

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銑

屬國典夷狄官詭奇也賈誼屬國之官請設奇計以係單于之頸單于匈奴號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目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滅賊

終軍欲以長

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也

冠慷慨前世

善本作

美之近日

路粹嚴象亦用

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濟曰弱冠二十以上也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

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即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為比用者也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

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

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良曰天衢省閣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才也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揚

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揚

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

之穆穆翰曰揚聲垂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

紫微中也尸子曰虹霓為祈翳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

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

輩不可多得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

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國寶不可多得言少有也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

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激楚陽阿至

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技樂之人所以貪

愛也善曰楚辭曰宮庭震蕩發激楚王逸飛兔驥鳥馬裹絕

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濟曰飛兔驥皆駿馬名良王良求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驥古之俊馬也又曰臣等區區

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臣等區區

敢不以聞良曰區區猶勤勤也善曰李陵陛下篤慎取

士必須劾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

子厚重取士則必劾試願令衡以短衣引見而問之材必善本無燕

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翰曰欺詐也面欺謂對面詐天

懷詐面欺

出師表一首

善曰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

銑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

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請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立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也

善注同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

分益州疲敝

善本作罷弊二字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向曰先帝

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三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 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

善本作亡字

身於外有蓋遺先

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濟曰懈惰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忘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

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顧遇欲申報於陛下 善曰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

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

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

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為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 郭璞曰微薄也

異同

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

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

善本作理字

不宜偏私使內外

異法也

翰曰姦犯謂姦偽犯科條也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

侍中侍郎郭攸之

費禕於董允等

銑曰郭攸之費禕皆蜀之侍中董允蜀之黃門郎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

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

向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也言攸之等先帝選拔以與陛下

愚以為宮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

善本有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落也言宮中之事謀郭費等必能益補缺落

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

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

善本無

為督愚

善本有

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

得所也

良曰向寵蜀將軍向行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眾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

事必能使士卒和美疆弱得其所宜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

善本作

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

桓靈也

翰曰積壞也桓靈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善曰桓靈後漢二帝也

侍中尚書長史

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

銑曰侍中尚書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蜀之貞正亮明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

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向曰布衣庶人服也南陽郡名善

曰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

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

諸侯

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曰

卑鄙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度顧聘我於廬舍之中也當代事謂陳匡復之義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

枉屈而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河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略詩曰結

構野草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

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一年矣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

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

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

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良曰寄委託也大事謂社稷也善

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

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

節繼之以死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

帝之明故五月渡善本作瀘深入不毛翰曰受命謂顧

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

生草木也時南中諸郡皆叛亮親率衆渡瀘征之諸郡悉平善曰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

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

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境堉不生今南方已定甲兵善

作兵已足當帥將善本作三軍北定中原銑曰諸侯三軍

甲庶竭弩鈍攘除姦凶良曰竭盡也弩鈍馬亮自

比也攘却也姦凶謂曹不興復漢室還于舊邦此臣

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

後故云興復漢至於斟酌損

室也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也相則謀存

社稷將則開拓境土而亮兼之故云職分也

善本作規字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善本無咎以彰善本作

其慢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堪此任也託委也效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惟我之罪以告先帝若攸

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以彰其慢使衆知之善曰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

陛下亦宜自謀善本作以咨諏俱足善道察納雅言

深追先帝齊曰謀事曰咨咨事曰諏察視也言當謀咨政事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

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臣不勝

受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懷今當遠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一首

疏求自試

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立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

曹子建

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以已為君用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出入則事父出則事君銑

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善曰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

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

無用之臣向曰榮親謂爵祿名譽與國謂服叛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

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

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以能

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

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故君無虛授臣無虛

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殮所

由作也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

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殮素者質也人

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

且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翰曰二虢號仲虢叔王

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

亦以有平殷之功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

諫曰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王卿士勲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

進廉節者起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

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

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潤德教可謂厚幸

矣銑曰三世謂武帝文帝明帝也升平太平也替隱也言已無功

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也史記太而竊位善本

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而竊位善本

竊二字東蕃爵在上列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

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向曰輕

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蕃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煖謂衣

服鮮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

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

曰雍人調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

致也向曰幸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此者祿厚退念古之

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人

善本作民字濟曰言古之受爵祿者皆今臣無德可述庶

以功勤濟國也善曰爾雅曰濟益也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

譏是以上慙立冕俯愧善本朱紘惟鶴在梁不濡其

翼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國而

服衮衣紘冕恐懸此譏是以慙也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

紘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良

朱組綬蒼頡篇曰紘綬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良

方今魏朝也統理晏安也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善

曰尚書太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

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

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

和也翰曰敵國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胃謀臣不暇安枕席混大

也大和則大同也善曰爾雅曰統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

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太和故啟滅有扈而

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大和故啟滅有扈而

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啟夏王名也有扈夏之諸

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

叛誅亂而功德著明善曰尚書序曰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

曰啟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

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

曰成王東伐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

繼成康之隆向曰言武帝文帝功成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

千五百四

於輕繳洲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

盡也良曰高鳥喻蜀也洲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鈎鈞也射鈞未息

謂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善曰高鳥洲魚

喻吳蜀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

二主也

牙者可謂當矣濟曰方叔邵武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鎮

蕃服爪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善曰爾雅

曰簡釋也毛詩曰方叔泣止其車三千又曰然而高鳥未挂

江漢之許王命邵虎又曰祈父子王之爪牙

於輕繳洲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術或未

盡也良曰高鳥喻蜀也洲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鈎鈞也射鈞未息

謂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善曰高鳥洲魚

喻吳蜀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

二主也

牙者可謂當矣濟曰方叔邵武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鎮

蕃服爪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善曰爾雅

曰簡釋也毛詩曰方叔泣止其車三千又曰然而高鳥未挂

江漢之許王命邵虎又曰祈父子王之爪牙

於君父

善本有也字翰曰耿弁光武臣也俟待也弁為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弁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

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救始至也善曰東觀漢記曰耿弁討張步陳俊謂弁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旦到臣子當擊牛驪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

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

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

君也

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劔而死雍門雋齊烈士也

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雋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車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

死乎遂伏劔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刎割也慢主謂轂鳴陵君謂越兵善曰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主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

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

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

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

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見危致命以靜暴亂善曰尸

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

其王羈致北闕

濟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奴號越南越也言羈繞之使至北闕稱臣於漢

而曜

善曰賈誼終軍已見上文爾此二臣者善本無者字 豈好為夸主

才力輸能於明君也

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主而曜九俗哉但以志有鬱

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

以家為翰曰霍去病漢將也治脩也夫善本夫下憂國忘

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銑曰捐棄軀身善曰趙今

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善本

字以二方未剋為念銑曰寢卧遑暇也二方吳蜀未剋言

驚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也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

者有聞矣向曰先帝謂武帝也武臣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

善曰左氏傳子朝曰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

也濟曰雖世不乏賢亦由習耳竊不自量志在效命

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

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

校之隊濟曰效致也毛髮喻小也所受之恩謂爵祿也不世之詔

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曹真也一校偏師也謙不敢當大將善曰

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

宿留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

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也若東屬大

司馬統偏舟善本作之任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

偏舟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必乘危蹈善本作

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擒善

作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翰曰危險

路驪馬也擒執也馘斷耳也虜獲也殲盡雄大醜惡也善曰禮記

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黑色曰驪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

敵勇常為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必效湏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

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

銑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

以冠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書史筆為朝廷所榮雖身遭吳蜀所分

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如微才弗

善本作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

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

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向曰沒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食畏人而已無餘志也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益於時亦何異為牢圈以養畜也如此

非我之本志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

曰凡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

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血女六切濟曰流傳訶縮也東軍

為陸議所敗故云此也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

輟食弃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右亭敗績輟猶挫折也

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良曰

也奮袂舉袖也攘衽褰襟也撫按也按劍東顧馳吳會臣昔從

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

玄塞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玉門西域

徐州記曰示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九更迂猛伏

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善本作故兵

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

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問也變謂事異者也善曰孫子曰兵與敵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

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善本作國家之難向

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徇言觀史書見古忠義之士皆持不久之命以徇國家之急也 善曰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

之急 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績善本作垂於

竹帛未嘗不撫善本作心而歎息也濟曰屠裂謂剗斬也景大也古無紙

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為敵國剗斬而功勳銘於大鍾名記史典則推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推也 善曰國語晉悼公曰昔克

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章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

後子孫也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

用秦魯以成其功良曰秦將孟明氏為晉所敗左右曰敗軍請煞之秦伯曰是孤罪也復使為政卒敗

晉也魯將曹沫與齊戰三敗魯懼割遂邑之地以和後齊相與魯會于柯桓公登壇沫執手劫桓公公曰子將何欲沫曰大國侵魯亦

已甚矣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侵魯之地 善曰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

兵於穀梁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穀梁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

魯將與齊戰三敗三比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

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墜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

所亡盡復 絕纓盜馬之臣赦而善本無楚趙以濟其

于魯矣 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其

纓 纓以告王曰飲人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絕纓然後與

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

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偏飲

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鬪遂

大剽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植時遭諸貶為

侯故有是引也 善曰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

美人衣者美人挽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

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權也羣臣纓皆

絕盡權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

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

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偏

飲而去之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

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

遂大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巨竊感先帝 善本作代字銑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成威

早崩威王弃世 善本作代字銑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成威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 魏志曰任城王

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各竝滅 向曰朝露喻不可久也壑

非金石名俱滅焉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

臣聞驥驥長鳴伯樂昭其能 濟曰昔驥驥

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 良曰盧黑

是以效之齊秦 善曰戰國策曰

啗之用 翰曰效致逞見也狡兔東郭之免捷疾啗咬也言狡兔

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

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銑曰惟思

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

也 向曰博棊也企踈躡立貌抃擊節者識棊之道知樂之音明已

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

以寤主立功 濟曰趙平原君選客將求救於楚毛遂請備負而

行平原曰夫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囊其末立見

也說文曰扑拊也

也說文曰扑拊也

也說文曰扑拊也

也說文曰扑拊也

也說文曰扑拊也

遂曰使遂早處囊中當穎脫而出非將未見而已因與行至楚盟約卒由遂成也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前讚於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食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

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云自媒者士女

之醜行也良曰巍巍盛貌衒露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

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始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

道家之明忌也翰曰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善曰莊子曰功成者隳

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名成者驕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銑曰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憂愁患害也善曰呂氏春

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翼

以塵霧善本作露字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

日月向曰言已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日月喻國也願效未能增其國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揚喬曰猶塵附泰山露

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是以敢冒其醜

而獻其忠知必善本作必知字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

廢言濟曰冒覆也醜謂自衒衒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

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顧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一首銑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

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

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善曰禮記

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

不容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

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翰曰大哉歎美之辭則法也善曰

論語夫天德善本有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

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善本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天德克能俊深也

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善曰孔安國曰能明駿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尺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

和章及周善本有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向曰化謂和睦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

至於宗族以為此政又能理於家邦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去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

至於宗族又能為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濟曰雍和穆美也風

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善曰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

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弟不和故廣封樹親

戚以為王室之藩屏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傳曰周

之宗盟異姓為後翰曰周之為盟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言此以勸親善曰左氏傳曰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

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銑曰骨肉謂兄弟也爽差也言雖有差舛不至離隔也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如淳曰祭或為

散爾雅曰親親之義寔在敦固向曰親親骨肉之義寔在厚

賢而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濟曰言

後君主仁者不棄親戚未有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善伏惟陛

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

房恩昭九族善本作親字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

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群

臣百寮番休遞上翰曰察官遞迭也言眾臣百官宿衛當番

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

治人推惠施恩者矣銑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所持政事

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向曰言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

脩人事敘人倫向曰氣類僚友也倫道也善近且婚

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濟曰媾媾

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錄處皆如路人也閼亦隔

也胡在北越在南言親戚乖隔亦猶是也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為

庶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

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今臣以一切之制永

騰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

善曰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

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不敢乃望交氣類

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至於臣者人道絕緒

之矣

良曰一切猶一槩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紫闈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覲之望注結心情於天子之居

神明知我心也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闈也

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濟曰言此實天子為之善曰毛詩國風文

作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

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貌具爾謂其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四

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以敘骨肉之

歡恩全怡怡之篤義

向曰怡怡兄弟和樂兒篤厚也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

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於百司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善曰毛詩曰豈無膏沐如此

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良曰古人

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親九族風雅謂鹿鳴棠棣之詩也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

善曰錐刀之用已見上文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

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拔謂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已之材用不在朝士之後也

若得辭遠游戴武弁

銑曰辭辭國遠游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善曰蔡邕獨斷曰遠遊冠

者王族所服傅子解朱組佩青紋向曰組紘皆綬也言解諸侯朱紘佩將軍青綬也

善曰朱組綬已見上注漢書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濟曰駙馬謂都

尉也奉車掌御之官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勲號也善曰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之近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良曰珥插也插筆謂侍中職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

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印曰張安世持橐籥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籥筆從也出

從華蓋入侍輦轂良曰華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

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承答聖問拾遺左右良曰答謂應答

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金拾遺左右

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

棠棣匪他之誠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宴也棠棣詩篇

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

終懷慕我罔極之哀銑曰伐木詩篇名宴朋友故舊也詩曰蓼蓼者莪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

極善曰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每

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

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

拊心臨觴而歎息也翰曰僕隸下土言所對非賢難可與

泣之臣伏以為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爾濟曰大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知

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今我懇誠過

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爾善曰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

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

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

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

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也若葵

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善本有迴光然善本有向之

者誠也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日然日雖不為迴光終是向日之

能終始哉其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

之明者寔是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

禍先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為蜀於君也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舍子曰

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今之

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善本有何也二字銑曰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

陳表也善曰廣雅曰否竊不願於聖世善本作使有不

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善本無有不蒙施之物六字必有慘毒

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向

慘毒猶憂怨也施惠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濟曰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只辭也又谷風詩曰將安將樂汝轉弃子

善曰毛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子

君不為堯舜良曰伊尹殷賢目也自云我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善曰尚書曰昔先正

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

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善本有也翰曰言舜有聖德能盡忠以事於堯

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

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銑曰蔽闇也言

伊尹然欲其光大被時和之美雍和也緝熙也光明也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

文王之典章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也是臣悽悽婁之誠竊所獨守寔

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向曰悽悽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

也敢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國鶴立舉踵以望恩澤也善曰尚書曰悽悽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

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濟曰自上下聽曰垂聽善曰尚書

曰天聰明神聽已見上文

讓開府表一首

羊叔子

良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為中書郎及晉受魏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以此表讓不受讓推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善本有出字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

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

地翰曰台司儀同三司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爵尊祿厚也善曰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

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常以智力不可疆

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銑曰言智少力弱雖

被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故以榮為憂善曰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

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

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

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向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為而蒙尊寵非有才德也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勳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誠善本作誠字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

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濟曰猥頓也超然越過之泉中詔謂授儀同三司詔

也非次謂不依班次善曰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臣有何功可以堪

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

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之善本無之字敝善本廬豈可得

善本無之字

哉良曰誤謂誤累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復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

傾覆我社稷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違命誠

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翰曰忤逆也曲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善曰左氏傳

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銑曰古人申於知

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上者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大臣之節不可則止

向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善曰論臣雖輕小善本作敢

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

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濟曰緣因也所蒙開府之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

謂服晉化側席謂虛其正位以待賢也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也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

憂者側席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

勝且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善本有版

築之下有隱才善本有屠鈞之間良曰版築傳訛也屠鈞太公也言或有如

此之人遺才德於卑賤之役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傳巖之野孟子曰傳說舉於板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

築杵頭鐵杵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而朝議用善本有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而朝議用善本有

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翰曰雖朝議用我以為得人而我處之不愧儻有如賢者遺才德於卑賤其失豈不大哉善曰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爲

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且臣忝竊雖

不以爲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

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銑曰兼文武謂爲將軍兼儀同也儀同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善曰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臣所

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

朝向曰秉執亮明也善曰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光祿大夫

夫魯芝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籍為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光

祿大夫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皆伏善本作

事華髮以禮始終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

之家翰曰內謂相外謂將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

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

苟進之志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也塞滿也言已

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向曰盜賊通行

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

察匹夫之志不可而奪濟曰留連謂令作儀同則於外恐

陳情表一首

李令伯翰曰蜀志云李密字令伯捷為武陽人父

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帝徵為太子洗

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

忠

義

節

操

履

忠

義

節

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遷漢中太守也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密密上疏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銑曰險釁艱難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善曰

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善曰生孩六月慈父見背銑曰背死也善曰

孟子曰孩提之童趙歧曰知孩笑可善曰行年四歲舅奪母志銑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善曰莊子田開之曰單豹祖

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善曰祖

母劉愍臣孤弱躬親善曰撫養銑曰愍痛也撫矜憐也善曰毛詩曰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善曰多疾病九歲不行善曰

零丁孤苦至于成立銑曰零丁危弱自成立謂二十成人也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

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善曰既無叔伯終鮮兄善曰

弟善曰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善曰福也善曰外無奉功疆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善曰

謂大功小功之親疆盛也僮僕也善曰榮榮子立善曰形影相弔善曰而劉夙嬰疾

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善曰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

臣秀才以臣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善曰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善曰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善曰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善曰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善曰

宮非臣墮首所能上報

良曰聖朝謂晉朝也達榮並刺史

猥頓也微賤自謙也墮落也言自斷落其首不能報此恩

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

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廣雅曰猥頓也漢書

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墮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

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

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

亂請身盟遂自刎 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

宮門以明孟嘗 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

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

善本無 劉病日篤欲苟

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

音只翰

洗馬時以有表辭逋緩慢倨也篤病甚也許謂許於州司也進謂欲

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惶惶也 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

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 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

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也

在故老猶蒙矜育

善曰爾雅 況臣孤苦特為尤甚

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部署本圖官達不矜名節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

銑曰偽朝謂蜀朝也部署謂

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蜀為晉滅故云此 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

過

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向曰拔擢謂郎中洗馬也優饒渥原

也盤桓不進竟有所希望言但為侍

養非敢望高官也日迫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 善曰毛

詩曰既優既渥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

墮何恐日薄於西山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濟曰危易落淺

廣雅曰奄困迫也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朝不謀至夕之生也 善曰左氏

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

良曰餘年殘年也 善曰

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 母孫

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良曰區區猶勤

養而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勤也廢遠謂廢

六是我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有劉之日短

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鳥

曰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臣之辛苦非徒善本作

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

所共鑒銑曰二州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謂榮遠也言非但人知

土實聞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

卒餘年向曰庶冀保安卒終也冀祖母蒙僥倖之恩安終殘年

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

困又曰殺以殉願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願見老人結草

以抗杜回躡為願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予妾父也報君不殺

之心善曰墮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

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願必嫁是疾病曰

必為殉願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

結草以元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善曰史記

曰臣不勝謝平原內史表一首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

大馬心陸士衡良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

陪臣陸機言銑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

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

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又後三十七卷

張含賈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善曰凡王封拜謂之

板宮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祗竦不知所裁

翰曰含太守下丞賈持也板冊文假言假借不

久也祗竦敬懼白制裁也

臣本吳人出自敵國

銑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善曰漢書荆通詭韓信曰

敵國破謀臣亡也

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

秀

銑曰先臣謂父祖也宣用效勤也言非有功於國耿介獨也言負才德清絜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

善曰尚書舜曰予欲

宣力四方汝為易曰黃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契立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皇澤廣

被惠濟無遠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

擢自羣萃累

蒙榮進

向曰萃聚也言拔於群聚之中善曰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

入朝九載

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向曰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楊駿祭

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徵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又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秘書郎堂中外

三閣經書

服冕乘軒仰齒貴游

濟曰冕冠也軒車也齒列也貴游謂公子同游

也善曰左傳曰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社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振景拔迹顧邈同列

濟曰言振其光景拔迹越衆迴顧自省遠於同列善曰日瑣漢書

注曰邈

施重山岳義足灰沒

濟曰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為灰沒以報恩德善曰

葛龍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

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良曰遭國顛沛謂趙

王倫篡位遷帝金墉無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盪謂蒙寬宥何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善曰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也

而橫為故齊王罔

九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

作禪文

翰曰枉曲誣加也禪文謂禪位之文善曰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治趙王倫篡位罔舉兵討倫臨陳斬之

禪文倫受

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

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

銑曰幽隱執繫也囹圄獄名誅始謂先合誅也言我幽微之信不欺

天地但恐急暴之間不得申說

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

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

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

向曰言此六人初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計

也善曰王隱晉書曰爰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羅顧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

陰蒙避迴崎

善本

作歧 嶇自列

齊曰陰蒙避迴詐發妹喪不預倫事崎嶇傾側也自列謂自分雪也善曰言密自蒙蔽避迴罔黨歧嶇

艱阻得自申列也

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

可推校

濟曰片言隻字皆不關趙王倫事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

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也

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最爾之

生尚不足矣

良曰翻反甚取爾小兒善曰左傳子產曰諺云最爾之國杜預曰最 smallest 貌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良曰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柱橫實可悲瘵也善

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良曰逼迫天威言逼天威之怒而就

罪也善曰天威已見上文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

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

便言惟謹爾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

翰曰鉗以鐵為幼束也結繫也束口繫舌言不

敢語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

君者臣

莫大之釁日經聖聽

銑曰釁罪也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謂日日經

天子聽察也善曰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

臨難忼

善本作

慨而不能不悵悵

善本作悵恨二字

者唯此

而已

銑曰肝血謂赤心誠實也忼悵失志也悵悵悲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也

重蒙陛下愷悌

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

向曰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

善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荀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

對宰孔曰小白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

紫退就散輩

濟曰散輩謂不除名爵散官之輩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楊子法言

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踟局天

踏精地若無所容

良曰震悼驚也踟曲也踏累足行也思前得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於天地若無所

容也善曰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中謝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

無所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

瘁

翰曰日月喻君也播布朽腐瘁病也善曰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

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

削丹書得夷平民

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也善曰左傳曰斐豹隸

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眾口臣之

始望尚未至是

銑曰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謗枉也言初所尚未至天恩洗罪猥辱大

命顯授符虎

向曰猥頓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謂金虎符也謂授內史也善曰漢書文紀曰初與郤守為

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

與翔鴻撫翼

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已也翔鴻喻朝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善曰莊子曰

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雖安國免徒

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

濟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

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恩敞使治之敞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

千石之車飾善曰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為庶人數月
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軍上書
天子引敞見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
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
方臣所荷未

足為泰豈臣蒙垢合各所宜忝竊良曰垢濁也各恨

此汚濁豈能辱竊此位也善曰范曄後漢書陳蕃非臣毀宗

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斬哽結拘守常憲

當便道之官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言維半也

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

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

表以聞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闕也視天

曰天衢輦轂已見上文國語

勸進表一首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

劉越石

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

建興五年善曰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

事領護善本有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

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

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禪頓首死罪

上尚善本無書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聞天生蒸民善本作人字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

牧黎元向曰蒸眾樹立對配越揚司主牧養也言眾人須立君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

圖子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善曰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

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濟曰饗獻也天地神明依人而行故聖人屈身

以奉祭祀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乏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

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已而臨蒞天下也

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

宗哲纂其祀濟曰難屯難也替廢也言社稷屯難郊廟禮廢當取親戚蕃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也所

以引振遐風式固萬代善本作世字良曰引大式用靡無由從也言使宗子繼者將以大振

遠風堅固萬代善曰牽秀衛公諫曰仰瞻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三五以降靡不由

之臣珉臣殫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

皇帝肇基景命良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其繼絕之道也肇始景大也善曰史記楚

子西曰孔立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

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命又附著於汝也

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

三葉重光四聖繼軌翰曰三葉謂宣景文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光四聖謂武帝惠敏懷也

軌迹也善曰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重宣光業廣雅

曰軌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銑曰侔齊也周公卜年七百言晉過

之善曰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鄴卜世三十七年七百

自元康已善本作以字來禍難善本作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向曰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禍謂

善本作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向曰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禍謂

趙王倫作亂氛惡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勒等昏亂
王室也 善曰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 宸極失御登

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 濟曰宸極喻君也失御謂
失御人之道天子崩曰登

遐醜惡裔遠也謂懷帝死賊廷也旒冕旒上綴珠下垂而危言國家
似之 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

喻帝位答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公羊傳
曰君若薨流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

西爾 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良曰賴蒙也先后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洛陽破後秦王即位
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 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

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
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誕

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 翰曰誕大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六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善曰欽明已見上文禮曰服膺拳拳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
玉質言大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 豕宰攝其綱

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

望 銖曰豕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
言四海衆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善曰尚書曰豕宰掌邦

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
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俟我后后來其蘇 不

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重臻至也言
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善

曰左傳鄭伯曰天 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
其悔禍于許也

逸西都敢肆大羊陵虐天邑 濟曰肆縱也大羊喻劉曜
虐害也天邑長安也善曰

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
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

大羊為群尚書曰肆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
予敢求爾天邑商

年十一月不守至幽劫復沉虜廷 良曰仍因也言
琨等使人奉表

請長安還因知閔帝沒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囚劫脅也虜廷謂蒙塵
平陽也 善曰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

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譜曰葛蕃傳神器流離再辱荒逆

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沒閔帝又沒也荒逆謂

劉曜也善曰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為者敗

之幸昭曰神器天子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

極古今未有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今苟在食土之毛

含血善本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向曰毛

聞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絕而已善曰左傳芋

伊燕字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君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

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況臣等荷寵三世位

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廁鼎司

濟曰瓊家三代俱事晉為著職鼎司三公也謂瓊為司

空善曰三世謂邁至瓊也王隱晉書曰瓊祖邁邁相國

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承問震惶善本

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精

爽飛越良曰遑恐爽亡也承問謂聞破亡之事也飛越猶飛揚

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實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

隕且悲且惋五情無主翰曰悲謂王之亡惋謂愧賊之亂

龍失其魂魄善本與善本哀朝垂上下泣血銑曰朔垂謂并

五情無主善本與善本哀朝垂上下泣血州善曰謝承

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泣血臣瓊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向曰否塞泰通言物不可

亡亦當通濟也善曰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

晝夜孫卿子云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

否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濟曰言歷數未改晉當復歸善

雖衰天命未改書曰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

天之歷數在爾躬聖明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許司馬侯

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

是以為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啓聖見下注是以

善本庶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良曰初

是以字齊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齊公子

無知作亂殺襄公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後雍廩殺無知莒人
奉小白歸國是為桓公疆盛居五伯之先也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
襄楚莊公也 善曰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
廩殺無知公伐齊納 善曰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
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善曰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
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
諸侯之盟多難謂遭小白之難躬憂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國謂桓
公也啓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 善曰左傳曰初晉獻公以
驪姬為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皆知之重耳
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
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 善曰左傳曰初晉獻公以
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善曰左傳曰初晉獻公以
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立德
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善曰左傳曰初晉獻公以
道德通神明舉動合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黔首之命黔首百
姓也 善曰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秦更民名曰黔首陛下謂

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 應命世
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善曰孟子

善本作 之期紹千載之運 善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元
四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相子
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思想而不可得見也 夫

善本有 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 善曰孟子

夫字 自京畿頌 善本作 喪九服崩離 善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與

九服侯甸采衛蠻夷鎮蕃服也頌喪墜失也崩離壞散也 善曰東
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曹子建責躬詩曰
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
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離析也

天下踴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

離犬戎蔑以過之 善曰踴然憂傷也夏太康出畋為羿所逐
夷羿氏也姬周姓幽王為犬戎所滅遘遇

離羅也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過於晉也蔑無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
曰海內踴然喪其樂生之心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

善本有 善曰班固漢書贊

善本有 善曰班固漢書贊

衰也后羿自鉏題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收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麗山之下

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

以德伐叛以刑良曰元帝太恭王長子居琅邪時加撫揚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

有舊吳奄布也柔安也言服用刑德以安蕃服叛亂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

明威以懾善本作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翰曰抗舉

類謂異國也大順謂順天人也善曰尚書曰我有周祐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

暢則遐方企踵翰曰純厚敷布宅居暢通也言純厚之化通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慕之

尚書曰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

穆穆於下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悅克言度百事揆百揆時序四門

穆穆已見上文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向曰少康夏后相之父為寒浞所殺少康逃出後卒滅澆復禹之功夏訓夏書也美談美其成功談說也

善曰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費歸于有仍生少康為仍牧正以牧夏衆使女艾諫澆遂滅過弋復禹之績澆五咎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

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濟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

南人詠之善曰毛詩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

況茂勳格于皇天

清輝光于四海良曰動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化

善曰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

蒼生顛然莫不欣戴濟曰顛然仰也善曰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

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銑曰聲譽教化所加

被者皆願臣於君也 善曰尚書曰朔南暨 且宣皇之胤唯

有陛下 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億兆攸歸曾無與二 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

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良曰祿福也祀祭祀 善曰法言

顯赫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

異望 翰曰無異望謂遠邇皆望於帝 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

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

德 銑曰徽美猷道也言人皆吟詠其美道聖德 善曰孟子曰堯

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 善曰尚書曰允洽

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 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

而回辭者動以萬計 善曰尚書曰萬計

是以臣等考天地之心因

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

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

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

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

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

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

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

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

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

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